

索取号: K153

密级: 公开

曲阜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论《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研究生:	孙丽丽
指导教师:	刘合波副教授
培养单位:	历史文化学院
一级学科:	世界史
二级学科:	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完成时间:	2015年3月10日
答辩时间:	2015年5月31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原创性说明

(根据学位论文类型相应地在“□”划“√”)

本人郑重声明：此处所提交的博士□/硕士□论文《论〈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在曲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论文中除注明部分外不包含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的方式注明。本声明的法律结果将完全由本人承担。

作者签名：

日期：

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根据学位论文类型相应地在“□”划“√”)

《论〈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系本人在曲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在导师指导下完成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本论文的研究成果归曲阜师范大学所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不得以其他单位的名义发表。本人完全了解曲阜师范大学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有关部门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曲阜师范大学，可以采用影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可以公开发表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作者签名：

日期：

导师签名：

日期：

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尽管战争已于 1945 年结束，但曾饱受战火蹂躏的欧洲人仍把德国的威胁看成是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连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都将其视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避免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美英等战胜国力图解除它的武装，限制其军事发展。冷战爆发后，为了遏制苏联，美国迫切需要加强西欧的常规军事力量，而联邦德国因为拥有巨大的人口、经济、军事潜力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美国一改抑制联邦德国的政策，转而谋求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把它拉入北约。正当美国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时，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这是苏联向西欧发动进攻的预演，因此美国加快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步伐。由此可见，二战后，西方国家对战后联邦德国的政策转变，是同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紧密相连的。

就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法国最为紧张，因此，它从本国利益和战略出发，先后提出了普利文计划和欧洲防务集团计划，试图掌握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主动权，但迫于美英两国的压力，最后签署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早已远远突破法国设计的框架，遭到法国国民议会的否决。为了寻找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替代方案，英国提出北约——布鲁塞尔条约解决办法，在美国的支持和英国的积极斡旋之下，西方九国签订了《伦敦-巴黎协定》。该协定使联邦德国恢复主权，重获武装并加入北约，以一个与英国、法国平等地位的大国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至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集团最终建立起来。苏联鉴于新的欧洲局势，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欧洲对立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形成，冷战体系最终确立。

本文以 1954 年签署的《伦敦-巴黎协定》为研究对象，从历史的角度对该协定进行全面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主要从美国的角度对协定进行阐述，意在通过对美国推动协定的过程的梳理阐明美国的国际政治理念，向读者展现美国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势和经济优势扩展联盟，遏制对手的政治势力和影响的延伸，从而实现对历史事实的理论抽象。

关键词：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伦敦-巴黎协定》

Abstract

The Second World War brought severe disaster to human being. Although the war has ended in 1945, the Europeans who have been ravaged by the war still regarded the German threat as a Damocles sword above mankind. Even the United States far away from continental Europe considered Germany as the main threat to the world peace. In order to avoid Germany becoming a source of war once again, the victor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tried to disarm it and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its militar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cold war,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strengthen the western conventional military forces to contain the Soviet Union. Because of large population, economy and military potential,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partner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sought to rearm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nd pull it into NATO instead of inhibiting it. When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rearma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Korean War broke ou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considered it as a rehearsal that the Soviet Union would attack western Europe. Ther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ped up the pace of rearma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olicy western countries made towards post-war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rance was very anxious about the rearma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refore, from the national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France successively proposed Pleven Plan and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trying to gain the initiative in rearming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ut under the pressure of America and Britain, finally signed the treaty of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was well above the framework that France designed. It was rejected by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In order to find an alternative to the rearma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ritain put forward the NATO-Brussels treaty solution. Under the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tive mediation of Brita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 signed the London-Paris Agreement. The agreement enabled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o restore sovereignty, rearm and join NATO.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appeare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arena having equal status with Britain and France. The US-led western military group eventually built up. In view of the new situation in Europe, Soviet Union established the 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The two majo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blocs faced each other in Europe. The cold war system finally set up.

This paper takes the London-Paris Agreement signed in 1954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 make a comprehensive pectionation to the agreement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d expound the agreement mainly from the angle of America. It tends to clarify the concept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carding the process how America promoted the signature of the agreement. This paper shows readers how America used its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advantages to extend its alliance and contain the extension of opponent's political power and influence so as to achieve the theoretical abstraction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armament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Germany; London-Paris Agreement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
目录	1
引言	2
(一) 选题背景与意义	2
(二) 研究现状	3
1、国内研究现状	3
2、国外研究现状	5
一、战后初期西方战胜国对德国的态度	7
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酝酿与提出	10
(一) 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酝酿	11
(二) 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提出	13
三、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方案及美国的立场	16
(一) 美国对普利文计划的态度	16
(二) 美国对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推动	19
(三) 美国对艾登方案的支持	22
四、《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5
(一) 《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主要内容	25
(二) 《伦敦-巴黎协定》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27
1、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正式形成	27
2、苏联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军事控制	29
3、奥地利恢复国家主权	31
4、法德实现全面和解与合作	32
结语	33
参考文献	35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39
致谢	40

论《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引言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法西斯国家战败，英法等欧洲国家遭到战争的破坏，欧洲的国际权势遭到严重削弱。而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军事实力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洗礼得到增强，取代英法居于世界权势的核心地位，传统的欧洲中心格局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美国试图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巨大的影响力，谋求世界霸权，而苏联也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生活并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扩大其国际影响力。美苏在国家战略上的分歧，以及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利益上的差异，导致美苏对峙的态势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欧洲，展开激烈的地缘政治斗争，欧洲因此成为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

面对两极对峙的局面，美国确立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为实现这一战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美苏冷战的开始，此后在经济方面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它试图通过经济援助控制西欧国家，将西欧纳入其对苏冷战的战略轨道，从而形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而苏联为应对这种局势，也通过签订苏联东欧友好合作条约、实行莫洛托夫计划、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和九国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加强与东欧国家的联系，建立社会主义阵营。

继马歇尔计划迈出经济方面的一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的行动。美国支持西方联合，并决定在1948年西欧五国签署的《布鲁塞尔条约》的基础上建立共同安全防御体系，以遏制苏联。在美国的推动下，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形成。然而，苏联并没有随之成立相应的政治军事集团与美国抗衡，众所周知，以苏联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也就是华沙条约组织是在1955年建立的，那么华约为什么在北约成立六年后建立，而不是为立即对抗北约建立，这期间国际局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因素促使苏联联合东欧建立起与北约对峙的政治军事集团呢？这些因素与50年代末国际关系的演变又有何联系？美国认为德国是其防御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没有德国，美国就缺少对苏联的纵深防御，因此美国一直都有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意图，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美国的防御体系的步伐。重新武装一个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的国家，对于欧洲甚至世界来说都是非常敏感的，美国却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武装德国，必然会遇到重重阻力。基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分析和判断，美国利用自己的国际权势扩展联盟力量、制衡地区力量，遏制对手的政治势力和影响力，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联合英国、安抚法国、说服德国，最终促成《伦敦

-巴黎协定》的签署和生效，达成了武装德国并将其纳入北约的目的，从而使北约的政治军事实力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5月14日，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国缔结了《华沙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至此，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最终形成。由此可见，正是由于《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和生效，促使苏联成立华约组织，从而导致了冷战格局的变化，因此，笔者认为在冷战的大背景下研究该协定的缘起以及该协定生效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本文的学术意义首先在于对该协定的全面梳理，从历史的角度阐明协定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并且厘清该协定在美苏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其次在于该协定对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格局的最终形成以及改变战后美苏与战败国的关系具有深远的影响。关于本文的现实意义，一是美国如何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地位、国际政治上的权势，结合当时欧洲的形势特点，实现自己的国家战略意图，这对于强调和平崛起而又纷争不断的中国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二是对于我们理解美国的国家战略及其政策走向、美国在全球战略中制衡“他者”的政策理念，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取向与趋向有着历史的启迪作用。

（二）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关于1954年签署的《伦敦-巴黎协定》及其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就已有成果，但大都是从西欧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反对批准《伦敦-巴黎协定》的角度写的。近年来，由于档案资料的解密，原始资料越来越丰富，有关《伦敦-巴黎协定》的研究的角度也更加多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外国国家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政策与态度的角度论述。关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北约，美、英、法、联邦德国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变化。战后初期，美英等国和苏联都反对重新武装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的德国，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的态度由反对变为支持。美国积极推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英国也追随美国在欧洲斡旋，拉拢法国。对于联邦德国来说，起初由于统一问题等原因反对重新武装，而后来由于阿登纳总理的坚持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转而支持重新武装。但与美国对峙的苏联却坚决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碍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相关论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美国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角度论述：孙山亦的《战后1945-1952年美国对德政策的转变》（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刘旭的《阿登纳时期德美关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冷战兴起的背景下，美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其全球战略的角度，逐步推进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但是这两篇文章中有关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部分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美国对联邦德国的政策的变化，而后者则主要论述美国推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过程尤其是美国如何向法国施压迫使法国转变政策的，由

于它只作为文章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论述不是很充分，笔者认为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过程中美国的推动作用有待进一步论述。除此之外，崔丕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联邦德国政策新探（1953-1960）》（《欧洲研究》，2005）、葛腾飞的《美国政策的艰难转变：从“实力地位”到与苏谈判》（《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和赵贞的《欧洲一体化启动阶段的美国因素分析》（《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这些文章的相关部分，都有提到在不同的时期国际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对德国重新武装的政策和态度。第二，从英国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角度论述：洪邮生的《英国与德国的重新武装》（《史学月刊》，2002）；许海云的《英国“重新武装德国”政策再辨析》（《社会科学战线》，2011）；陈璐的《英国与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兼论英国的西欧防务联合政策》（《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这些文章探讨了战后英国对德政策和态度的变化，阐明英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西欧联合中的重要地位。第三，从苏联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角度论述：孙渤的《一九五三年苏联对德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冯琪的《苏联对德国的政策与德国的分裂（1945-195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05），这些文章的相关章节中阐述了苏联为阻止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2）从联邦德国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政策和态度的角度论述。刘芝平和饶国宾的《阿登纳与联邦德国建国初期的重新武装》（《德国问题研究》，2009）；刘芝平的《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在北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前者论述了建国初期联邦德国在重新武装上的态度很快由反对转向赞成的原因，后者除了论述联邦德国在重新武装上的态度及其态度转变的原因外，还论述了重新武装对联邦德国的重要性以及联邦德国对重新武装提出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王飞麟的《二战后西方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观念变迁略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则简要论述了美、英、法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观念的变迁。

（3）从《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对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的角度论述。黄正柏的《五十年代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与欧洲国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林鲁卿的《巴黎协定：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及其对欧洲政治格局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二者阐释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的曲折过程及其对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伦敦-巴黎协定》签署和生效导致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形成，并且使欧洲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联邦德国恢复其主权，德国统一问题搁置，分裂长期化，联邦德国取代英法成为美国在欧洲的主要盟国。此外，有些文章对《伦敦-巴黎协定》的影响也有涉及，如董拜南的《苏联与华沙条约组织的关系》（《苏联问题参考资料》，1987）、徐蓝的《试论冷战的爆发与两极格局的形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王妍的《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形成及演变》（《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这些文章的相关部分主要阐述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对冷战格局的影响，它使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最终形成。除了论文之外，也有相关论著：上海国际研究所欧洲研究室研究人员编撰的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和华约》（上海国际研究所欧洲研究室，1983）相关章节中有《伦敦-巴黎协定》对冷战格局影响的论述；刘金质的《冷战史（1945-199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冷战涉及的面广，内容极为丰富，该书选择冷战中一些具有特别意义和带有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和事件进行分析和阐述，而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这个对国际格局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当然囊括其中，但因为是浩瀚冷战史当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作者也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过程及其影响——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进行了简要论述；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8卷（1950-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该书中也有相关问题的论述，除了涉及到德国重新武装过程的梳理和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外，作者还研究了美英法等西方国家围绕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矛盾和斗争以及对《伦敦-巴黎协定》生效后的反应。笔者认为，首先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来龙去脉梳理的不够清晰全面，其次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及其加入北约，不仅导致了华约的建立，而且影响着苏联与奥地利、联邦德国等国家关系的改变。

此外，邓红英在《欧洲安全与战后德国问题的长期化》（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一文中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导致德国分裂局面固定化、及其对欧洲安全局势的影响进行了论述；张圣才的《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与西欧早期一体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则论述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成功实现了法德之间初步和解，奠定了西欧早期一体化的前提基础。朱正梅的《论法国“普利文计划”的失败》（世界历史，2003）；王飞麟的《1951年欧洲防务集团方案的缘起与意义》（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二者都选取了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过程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计划和方案的一部分，展现出在武装联邦德国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普利文计划”和欧洲防务集团方案都宣告破产，但却是西方国家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除了以上列举的论文和专著外，以下专著也有关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相关论述：陈乐民的《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杨生茂主编的《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英）科拉尔·贝尔著，云汀等译的《国际事务概览 1954》（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许海云的《北约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纵观以上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尽管有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但这些研究大都见于相关文章的个别部分，对于美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过程中提出的各种计划和方案以及协定签署之后产生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整体处于片段化和零碎化，这使《伦敦-巴黎协定》问题有了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空间。同时，伴随近年来相关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这也为本文深入研究该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素材。这些都使本文的选题与研究成为可能。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学者对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加入北约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也早有研究，发表了不少成果，相关论文主要分为以下两个角度：

(1) 从法国、英国、苏联、美国等该问题涉及到的主要国家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态度方面来阐释。第一从法国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关系角度论述。如约翰·郭茂基的《法国和欧洲防务共同体》(John Goormaghtigh, *France and the 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 D. M. P. 的《法国拒绝欧洲防务共同体后所面临的问题》(D.M.P., *France's problem after the rejection of EDC*), 艾德加·S·弗尼斯的《法国对西欧联合的态度》(Edgar S. Furniss, *French attitudes toward Western European Unity*), 内森·莱斯特等的《巴黎：从欧洲防务共同体到西欧联盟》(Nathan Leites, etc, *Paris from EDC to WEU*), 这几篇文章主要是论述法国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及加入北约的看法和态度，法国对西欧联合的态度最开始是犹豫、怀疑的，后来在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下，法国开始倡导西欧联合，并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普利文计划，在此基础上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但法国国民议会拒绝批准该条约，此后法国面临着国内国际困境，法国处于不利地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替代方案，在美国的帮助下说服法国等西欧若干国家在改组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基础上成立了西欧联盟，法国加入该联盟，最终同意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及其加入北约。第二从英国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关系角度论述。如 C. N. J 的《英国与欧洲大陆》(C.N.J., *Britain and the European continent*), 安妮·戴顿的《成功的最后一步：英国和 1954 年西欧联盟的创立》(Anne Deighton, *The last piece of the jigsaw: Brita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Union, 1954*), 前者主要是论述英国在欧洲大陆所起的作用，它调节法德间的关系，参与欧洲联合，推动德国重新武装，而后者则主要针对英国提出解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方案，及其国内政党对西欧联盟的分歧论述的。第三从苏联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关系的角度论述。如弗雷德里克·L·舒曼的《苏联和德国重新武装》(Frederick L. Schuman, *The Soviet Union and German Rearmament*), 迈克尔·J·索达罗的《法国、苏联和欧洲防务集团》(Michael J. Sodaro, *France, Russia, and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罗纳德·比泽尔的《1952 年苏联对德统一政策》(Ronald Bitzer, *Soviet policy on German reunification in 1952*), 詹姆斯·里克特的《1953 年苏联调整对德政策》(James Richter, *Reexamining Soviet policy towards Germany in 1953*), 前两者分别论述了苏联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原因及其为阻止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所采取的措施，而后两者则主要是论述苏联对德政策的转变，1952 年苏联照会西方国家企图以统一、中立代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同意，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重新审视对德政策，希望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此外还有从美国的角度来阐述的，但文章较少，如杰弗里·华纳的《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和西欧联合（1955-1957）》(Geoffrey Warner,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unity of western Europe, 1955-1957*) 本文论述了 1955-1957 年美国对西欧联合的政策，阐述了美国支持西欧联合的原因。

(2) 选取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过程中所发生的重要事件进行论述, 如对欧洲防务共同体进行阐述的克拉伦斯·C·沃尔顿所著的《欧洲防务共同体的背景》(Clarence C. Walton, *Background for the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 H·G·L 的《欧洲防务共同体》(H.G.L., *The 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 C·N·J 的《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批准问题》(C.N.J., *The 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 problems of ratification*)。还有对《伦敦-巴黎协定》及其所建立的西欧联盟的研究, 如约瑟夫·L·孔斯的《关于联邦德国问题的伦敦-巴黎协定》(Josef L. Kunz, *The London and Paris Agreement on west Germany*), 埃尔默·路易斯·凯瑟的《西欧联盟》(Elmer Louis Kayser, *Western European Union*)。以上这些文章都是就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加入北约这个过程个别事件进行阐释, 充分反映出这个过程的曲折复杂和艰辛, 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借鉴。康纳德·阿登纳的《德国新伙伴》(Konrad Adenauer, *Germany, the new partner*)一文作者总结了《伦敦-巴黎协定》及其相关条约签署后所解决的三个问题, 并声明德国作为西欧联合的新的伙伴, 将致力于为自由世界贡献力量。此外哈乔·霍尔本的《德国在西欧防务中的角色》(Hajo Holborn, *Germany's role in the defense of western European*)以及C·G·D·昂斯洛的《联邦德国重新武装》(C. G. D. Onslow, *West German rearmament*), 都是有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相关文章。

相关专著有: 大卫·克莱·拉奇的《处于前沿的德国人: 阿登纳时期重新武装联邦德国》(David Clay Large, *Germans to the front: west German rearmament in the Adenauer era*), 海尔格·哈弗顿多恩的《1945 年后的德国外交政策》(Helga Haftendorn, *Coming of Age: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1945*), 迈克尔·萨顿的《法国和欧洲重建(1944-2007)》(Michael Sutton, *Fr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urope, 1944-2007*), 詹姆斯·H·克里奇菲尔德的《战后德国防御和情报系统的建立者》(James H. Critchfield, *Partners at the Creation: The Men Behind Postwar Germany's Defense and Intelligence Establishments*) 以上这些外文书籍当中都有关于《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国际关系影响的部分论述。

综上所述, 有关国外的研究成果方面整体比较连贯, 在各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但是有关美国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态度的角度研究成果较少, 《伦敦-巴黎协定》签署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少。因此, 笔者立足于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 运用所搜集到的档案资料, 主要从美国的角度对协定进行阐述, 表现美国如何利用自己的国际权势扩展联盟、制衡地区力量, 以此实现对历史事实的理论抽象, 并利用这种理论对《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进行历史的演绎。

一、战后初期西方战胜国对德国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浩劫, 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尽管战争已于 1945 年结束, 但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二战仍然不能释怀, 特别是对该战争的发起者德国。虽

然德国已经战败，但曾饱受战火折磨的欧洲人仍然把德国看成是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连远离欧洲大陆的美国都将其视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了避免德国再次成为大战的策源地，美、英、法等西方战胜国的直接反应是解除德国的武装，防止其军国主义东山再起。

实际上，在二战还未结束时，西方国家就开始酝酿战后欧洲秩序，特别是德国的未来问题。1941年12月安东尼·艾登出任英国丘吉尔的内阁外交大臣，他在访问苏联时，斯大林曾经对他说波兰的版图应当以德国为代价向西移动，其它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应当恢复它们原来的边界，奥地利应当恢复，莱茵兰、巴伐利亚也应从德国分割出去。这是肢解德国的最早议论。丘吉尔很快就把斯大林同艾登的谈话通报给了罗斯福，从那时起反法西斯的主要盟国——苏联、美国、英国便已经开始酝酿战后德国的安排问题。1943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摩根索在罗斯福的支持下，制定了旨在严厉惩治德国、防止德国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摩根索计划，该计划主张彻底拆除德国工业设备，使德国非军事化和非工业化，并向战胜国支付巨额赔偿。摩根索计划是要从根本上摧毁德国的工业能力从而摧毁其发动战争的能力。但摩根索计划并未得到美国国内各方势力的支持，原因是该计划过于强硬和苛刻。为此，罗斯福政府对该计划作了修改，在1945年公布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第1067号文件。该文件指出，为了打破德国经济力量过于集中的状况，限制德国的重工业生产额，拆除所有军事工业，美国不应该采取有利于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举措。JSC1067号文件较摩根索计划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规定了严惩德国和限制德国恢复和发展的主旨。二战期间不仅美国有解除德国武装限制其生产的意图，其他盟国也有同样的想法，如雅尔塔会议通过的《德国无条件投降书》的议定书中有关分割德国的一条写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德国拥有最高权力。为行使这种权力，它们将采取包括完全解除武装、非军事化和分割德国的这些步骤，因为它们认为这是未来和平与安全的需要。”^{[1] (p936)}此外，之后召开的波茨坦会议也将非军事化作为管制德国的一个重要政治原则，规定解除德国全部武装使德国实现非军事化，铲除和控制一切可用于军事生产的德国工业。

二战后，西方对德国的政策取向是与战后国际形势分不开的。1946年3月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成为美苏冷战的宣言书。1946年9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一份分析美国与苏联关系的内部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杜鲁门认为美国与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将苏联的势力范围局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并认为“目前一切不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内的国家，都应在反抗苏联的斗争中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2] (p1)}此后，美国对苏联的态度趋于强硬，开始对苏联实行遏制政策。与此相联系，美国对德国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希望把德国变成其与苏对抗的一支重要力量。1946年9月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发表了关于扶植德国的政策性演说。他说，美国赞同德国的经济统一，德国是欧洲的一部分，倘若富有煤钢资源的德国变成贫民窟，那么整个欧洲的经济恢复都要放慢速度。^{[3] (p72)}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

回忆录里提到，由于对德国问题的深入分析，美国对于主要目标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起初美国曾经讨论过，感到把头等重要地位放在全德的重新统一上，或者放在联邦德国的统一和巩固上，是有相对价值的。然而不久美国认为，最主要的注意力应该是欧洲的未来，而不应该把德国的重新统一本身看作最高目的，因为这（指德国的重新统一）需要苏联的合作。如果把重新统一德国放在第一位，那么为了取得与苏联的合作而相应付出的代价必定是高昂的。然而，如果把欧洲的未来放在首位，又如果苏联对于重新统一德国的要价使欧洲未来的前途受到威胁或损害，那么就不应该对此付出代价。艾奇逊认为，这笔代价可能是在欧洲出现“军事上的不稳定”、德国可能会被“赔偿所挤干”，或因“苏联的否决权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陷于瘫痪”，这会加重“苏联对东部占领区经济的控制”，从而“必定使欧洲的未来受到损害”。艾奇逊说，美国的这些想法很快就通报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舒曼。^{[4] (p38)}艾奇逊这些话表明，美国在战后德国问题的决策是同苏联对抗的方针密切联系的，甚至是对苏战略的重要部分。

在英国，防止德国法西斯东山再起是其政策重心。在英国看来，来自德国的威胁并未因苏联威胁的增长而消除。1944年11月英国战后计划委员会就提交了一份题为《西欧和北大西洋的安全》的报告，报告中提到，英国未来可能面临的威胁来自重新武装的德国、苏联，而最糟糕的情况是来自两者。论苏联目前的实力，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之抗衡。英国认为只有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在苏联入侵西欧后保持局势稳定和恢复局面。面对愈益迫近的冷战，英美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也越来越接近。1947年5月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表示，除了粮食问题外，目前解决德国困难的良策是首先成功融合英美占区。1948年10月丘吉尔在下院做国是演讲时，表示在对德和解方面我们不当设置不必要的障碍，就我们这方来说，我们坚决反对把不必要的苛刻待遇加在德国人民身上，也坚决反对对德国人的思想情感进行不必要的侮辱。英美都采取了较宽松的对德方针，为扶植德国打下了基础。

德国的宿敌法国，对于重新武装德国问题应当是最敏感的。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惨遭德国的蹂躏，因而对德国的威胁心有余悸。因此，从1944年戴高乐临时政府起直至1947年，法国对德国问题的一贯态度是明确的，法国认为为了使欧洲和法国避免新的战争灾难，应当摧毁普鲁士，肢解德国。但三大国在战争结束时自行制定了对德国政策，即对德国需惩罚但不肢解，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在四大国外长会议上无法得到三大国的支持来实现其肢解德国的方案。于是法国在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否决了旨在重建德国中央政府机构的建议，从而使管制委员会的工作陷入瘫痪。法国倾尽全力在法占区贯彻它的政策，法国占领当局一方面在政治上鼓励法占区各州的特殊化倾向，同时毫不犹豫地把法占区作为它的供应基地，利用德国的煤和工厂设备来供法国国内生产急用。1947年4月举行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为法国的方案作了最后一次却是失败的尝试。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否决了法国的任何要求，在冷战公开化的大形势下，苏联的否决给皮杜尔造成一个印象，即四大国之间已经没有同盟和团结了，和共产党也不可能有谅解了，法国必须采

取措施。^{[5] (p151)}法国政府为了在国内对付法共，在国外抗衡苏联，转而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向西方靠拢。法国政府一厢情愿地认为执行一条大西洋主义的外交路线并不应该要牺牲其对德政策，但现实是法国加入了西方联盟，它就不得不接受美国的对德政策。美英双占区合并之后，工业设备的拆迁逐步停止了，法国无法阻止美英在双占区恢复德国经济的努力，也无法染指美英对巨大的鲁尔工业区的管制。显然要实现对鲁尔的国际管制，法国只有协调它与美英的政策才能做到，此外，美国也利用美援对法国施加压力。为了遏制苏联的影响，美国把稳定和发展西占区的经济放在优先的地位，一是因为这样做可以防止西占区因经济动荡转向共产主义，二是因为联邦德国的经济复兴可以带动西欧经济的复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使西占区在政治上组织起来。1948年6月美、英、法三国外长会议在伦敦达成了协议，声明要建立一个联邦制的德国政府，法国作了让步，作为交换法国获得了美英的同意，建立了鲁尔国际管制局和共同安全局。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法占区与双占区于当月合并。11月三占领国与联邦德国政府签订了《彼得斯堡协定》，停止了对德国工业设备的拆迁，也放弃了战争赔偿。

战后初期，虽然美、英、法在德国问题上已改变一度强硬的立场，但它们仍然为抑制德国采取防范措施。1947年3月4日英外长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在敦刻尔克签署了《英法同盟条约》，又称《敦刻尔克条约》，条约规定，英法两国“决定于德国倘再侵略的时候采取互助措施”，互相磋商，联合行动，彼此支援。^{[6] (p437-438)}为消除德国军事潜力，1948年2月至6月，美、英、法、荷、比、卢六国代表在伦敦断断续续举行会议。它们强调不能允许德国再次成为侵略势力，会议最后就德国问题提出了“伦敦建议”，建议规定，对鲁尔的焦炭、煤和钢铁生产实行分配管制，以防止该地区的工业潜力为德国法西斯势力的出现服务。联邦德国建立后，西方国家对德国非军事化的努力也并未停止，依据1949年4月美、英、法三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占领法规，联邦德国的主权仍受到约束，盟国仍然保留了在德国的最高权力，由三位高级专员组成的高级专员署取代了军政府，它负责管制联邦德国的外交、国防、贸易和外汇。

综上所述，二战初期，为避免联邦德国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西方国家力图解除它的武装，限制德国军事潜力的发展，并反对德国重新获得武装。虽然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一改严惩德国的摩根索计划转而扶植德国，英国基于战后英美特殊关系，在对德政策上追随美国，法国也因依靠美国援助，在对德政策上向美英靠拢，但出于对德国的担忧和防范，西方战胜国在战后初期的对德安全政策方面所采取的仍是抑制政策，而非重新武装。

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酝酿与提出

在实施对德抑制政策的过程中，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已经爆发，为了对抗苏联，对其实行遏制战略，美国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对德策略，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步伐，并通过一系列会议说服北约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做出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将其纳入北约的重大决定。

（一）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酝酿

二战后欧洲各国均因陷入经济危机而在努力恢复经济，无暇顾及本国的军事力量，而欧洲两大强国英、法也在战争中遭到极大削弱，加之它们又忙于镇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无法提供美国保卫西欧安全所需要的兵力，因此西欧的军事防御力量十分薄弱。面对苏联庞大的常规军队，仅凭美国的核优势是难以为继的，因此美国迫切需要加强西欧的常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巨大人口、经济与军事潜力的联邦德国成为美国加强西欧军事防御力量不可或缺的考量对象。因此，美国开始推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

1947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1769/1号文件提出：“在西欧，德国是最有军事潜力的国家，没有德国的帮助，其余的西欧国家几乎不可能抵御我们意识形态对手的军队，除非美国调动足够的武装力量到西欧。若一个复兴的德国站在西方盟国一边则可抵御对手的军队。”^{[7] (p740)}杜鲁门总统更表示，“没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有了德国，欧洲就能够有一个纵深的防御”，“这种形势背后的逻辑推理是非常明显的。任何地图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只要懂得一点算术就可证明，把德国的人力加进去，对欧洲联合防御的实力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8] (p300-301)}因此，美国早在战后初期就已经认识到德国对于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其对德政策不只是在经济、政治上扶植德国的发展，在安全领域也将改变抑制政策，支持德国重新武装。

此时，西欧国家也面临着苏联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它们深知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抵御得了苏联的攻击，希望团结起来进行对抗。1947年3月4日，英国外长贝文和法国外长皮杜尔在法国的敦克尔刻签署了《英法同盟条约》，又称《敦克尔刻条约》，条约规定，英法两国“决定于德国倘再侵略的时候采取互助措施”，相互磋商，联合行动，彼此支援。^{[9] (p437-438)}尽管该条约在条文上完全是针对德国的，但西方国家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苏联，该条约也有防御苏联的性质。《敦克尔刻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而美国加速推行“恢复德国”的政策，希望法占区迅速并入美英双占区，以及要法国放弃将莱茵区脱离德国和共管鲁尔等一系列做法，更使西欧国家担心美苏在欧洲心脏——德国的对峙危及它们的安全。1947年12月第五届伦敦外长会议刚结束，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宴请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时就提出欧洲必须设计出某种形式的联合，并获得美国和加拿大军事上的支持。马歇尔表示支持，但要西欧按马歇尔计划模式先组织起来。此后，贝文向内阁提出对外政策新方案。1948年1月13日贝文在给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提到，苏联已经在东欧建立起一道坚固的政治经济防线，美英等西方国家单靠经济上向苏联施压已不能奏效，因此英国建议，在美国和大不列颠自治领域的支持下，组成一个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荷兰、法国、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的西方民主体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将西班牙和德国纳入其中，因为没有它们西欧防务体系就不完整。^{[10] (p4-6)}另外英国还打算向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提出建议，签订一系列类似敦克尔刻的双边防御协定，然后把这些条约联成网络，逐步建立欧洲防务体系。英国期望美国能支持并参加欧洲

防务体系。在贝文提出倡议之后，英、法、荷、比、卢五国经过一系列的谈判，于 1948 年 3 月 17 日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成立了五国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条约序言写道：缔约国于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抵抗任何侵略时，彼此提供援助，采取万一德国侵略政策复活时所认为必须的措施。条约第四条规定，倘任何一缔约国在欧洲成为武装攻击的目标，其他缔约国提供它们力所能及的一切军事的或者其他的帮助。条约虽然公开点名德国，但实际上主要是针对苏联的。

布鲁塞尔条约签订以后，大西洋体系就提上了日程。英国对于把布鲁塞尔条约扩大为北大西洋安全体系表现得很急切，法国也感到有必要把美国拉进来组成一个“防御体系”，在法国看来这也有利于限制德国。美国始终关注布鲁塞尔条约的谈判过程，杜鲁门谈到布鲁塞尔条约时说：“这种发展值得我们全力加以支持。我深信，美国将以适当的方式，根据形势的需要，给予这些自由国家以支持。因此，我毫不怀疑，我们协助欧洲自由国家进行自卫的决心并不低于他们自卫的决心。”^{[11] (p288)}然而美国到底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同西欧合作，尚未明确表态。所以布鲁塞尔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即分别向美国政府提出，布鲁塞尔五个成员国准备同美国会谈条约的扩大问题。

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实际上已成为“西欧未来政治、组织和战略发展的核心”，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块硬核。^{[12] (p107-109)}但是美国却决定先和英国以及在 1947 年 2 月同美国签订军事协定的加拿大举行谈判。1948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1 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英国驻美大使莫弗查佩尔和加拿大驻美大使皮尔逊，在美国五角大楼就将“布鲁塞尔条约”扩大为北大西洋区域安全体系问题进行了磋商，与会者表示赞同把布鲁塞尔条约扩大为北大西洋体系，并立即征求有关国家政府的意见。1948 年 9 月 9 日，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国在华盛顿会议中通过了《华盛顿文件》，它是与会国代表向政府提交的关于成立大西洋区域安全体系的备忘录，备忘录附有一份关于北约条款的提纲。该提纲明确写明，北大西洋安全体系不仅包括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而且也要包括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和爱尔兰，在条件具备成熟时，还应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当时还处于英法美三国占领下的联邦德国。该条文为后来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做了铺垫。10 月布鲁塞尔条约组织西方联盟总司令委员会主席蒙哥马利指出，如果在西欧组织防务必须采取非常措施，西方的防务离不开西部德国；若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能否守住莱茵河这条线都无法确定。正是因为这种担忧，他在 1949 年 1 月便要求贝文采取措施，力图使联邦德国加入正在讨论中的更广泛的北约。

对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将其纳入北约的重要性，杜鲁门表述的更为清楚，他认为，把联邦德国置于欧洲防务部署之中并鼓励欧洲人进行最大的努力保卫自身安全是推动北约组织发挥作用所必须做的两件事。^{[13] (p300-301)}1949 年 5 月 2 日杜勒斯在参议院会议上强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解决德国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如果不把德国或者德国的一部分纳入西方阵营，西部德国可能会与苏联结盟，并以此为筹码在东西方之间进行讨价还价。

在美国越来越把德国的复兴作为遏制苏联的重要环节的前提下，法国的地位不是强有力的，不管法国是否愿意，有朝一日联邦德国必然会崛起，因此，法国面临着对德政策上的两种选择：是继续压制联邦德国，从而迫使它在没有法国参与的情况下依靠美国的支持恢复主权，或者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迫使它导向东方，以谋求实现其民族统一的愿望；还是通过某种建设性的手段，给联邦德国以平等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法德牢固的和解。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希望通过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合作促进法德和解，改变对德国问题的强硬态度，更有甚者，主张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欧防务体系，认为西方国家应实施前沿战略，在莱茵河以东战斗。

对于联邦德国而言，它自成立之初已经设立了立足西方的政策基点。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明确提出，联邦德国处在生活理想完全对立的两大国之间，在这两大国家集团之间采取中立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他进一步指出，“对于我们来说，拯救我们的政治自由，我们的个人自由，我们的安全以及我们在许多世纪中形成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唯一道路是：坚决同对国家、个人、自由和所有制方面和我们一致的民族和国家站在一起，坚定和顽强的抵抗继续来自东方的任何压力。”^{[14] (p98-99)} 基于上述看法，阿登纳力求回到西方社会，以平等的伙伴关系加入到欧洲联盟当中。联邦德国的这种外交政策的取向，也为以后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及加入西方阵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上述情况表明，冷战爆发后，美国及其西欧盟国逐渐认识到联邦德国在东西方对峙中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于是计划拉拢德国并将其作为军事上的潜在盟友，共同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因此，美国和西欧国家在拟定北约条文时就已经开始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它纳入防务阵营。

（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的提出

正当西方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时，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原本是朝鲜半岛的一场内战，但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战争很快就超出朝鲜半岛，而具有更广泛的政治军事影响。在西方看来，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在苏联的支持下对南朝鲜发动的进攻，这象征着苏联及其盟国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进攻。朝鲜战争的爆发对西方而言也是一个警告：冷战的紧张状态需要西方在更大的范围内动员自己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依赖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力量来威慑苏联常规军队进攻的做法也需要重新加以检验。此时，关于重新武装德国问题的讨论再度活跃起来，德国的重新武装开始被看作西方防务必不可少的军事力量。

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一直在秘密研究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由于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特别是国务院与国防部在此问题上的争执，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美国国务院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反复强调美国从未考虑要重新武装德国。支持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国防部则据理力争，双方各执一词，但都难以压倒对方。而时局的发展使得这种僵持对美国不利。从1949年末到1950年初，双方终于在妥协中产生了一个中期防务计划，实际上并未能解决关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任何具体问题，只是计划中列举了事实，指出如

果没有德国合作，西欧的安全将难以保证。但这种妥协并未平息双方的争议。朝鲜战争爆发前，双方的分歧达到了顶点。1950年6月25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国务院情报办公室制定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指出，北朝鲜是完全依赖莫斯科的，没有莫斯科的指令，北朝鲜不会采取行动，那么这次进攻必须被视作共产主义的攻击，美国认定苏联要把冷战变成热战，朝鲜战争是苏联对西欧发动攻击的前奏，企图以此转移美国对欧洲问题的关注，“近期在苏联支持下的北朝鲜对南朝鲜的入侵对西欧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德国敲响了警钟，联邦德国不禁设想东德在苏联支持下会扮演同样的角色。”情报部门还郑重指出，“如果北朝鲜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那么共产主义将在全球赢得威望而美国的全球威信将一扫殆尽。”^{[15] (p148-154)}与此同时，南朝鲜军队在战争初期的接连溃败也使得美国国务院开始考虑欧洲的防务问题。原因很明显，德国领土状况与朝鲜类似，都是一分为二，谁都不敢担保西欧的地面部队能强大到足以抵抗苏联的进攻。因此美国决定加强欧洲的集体防务，积极推进西欧的军事联合，增派驻欧军队。美国认为要全面加强对抗苏联进行冷战的军事力量，关键问题是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使它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美国相信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可以确保它的发展方向，并且能为西欧的前沿防御提供充足的人力。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在参议院委员会上表示，动员欧洲一切用的兵力是当务之急。7月12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在致电国务院时说，目前欧洲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美国应将西欧联合部队同北约中的西欧地区部队合并，以增强西欧的军事实力，另外还应解决在司令部和总参谋部法国武装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道格拉斯还特别强调，在目前美国尚未在欧陆承担明确义务以及法国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把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纳入西欧防务体系至关重要。^{[16] (p130-131)}由此可见，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上，国务院已开始与军方趋同。1950年9月8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和国防部长路易斯·阿瑟·约翰逊向总统杜鲁门提出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建议，即“一揽子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增派美国驻欧部队，消除西欧国家对美国的疑虑；建立北约一体化部队，由美国人担任盟军最高司令；接纳联邦德国参与欧洲防务体系，但只准其建立不超过师级部队，并且禁止它建立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尽早将联邦德国纳入北约。^{[17] (p273-278)}一揽子计划的出台，加快了美国推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步伐。

一揽子计划提出四天之后，在纽约三国外长会议上，美国正式提出了加强西欧防务和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在北约框架内建立西欧各国派兵组成的欧洲联合防务部队，设立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统一指挥；联邦德国提供10个师的兵力，它们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加入欧洲防务部队，而不得构成“国家军”，以保证处于北约的牢固控制之下；为争取西欧国家同意这一安排，美国拟派出一名最高司令，增加对西欧的兵员和军备援助。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均认为，对美国来说，在北约框架下建立一支欧洲防务部队是获得欧洲国家最大防务贡献的最佳方式，此外，这还将为德国作出重大贡献提供框架。^{[18] (p132)}而关于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英国和法国有自己的想法和态度。

早在二战后期，英国就已考虑利用德国的资源加强西欧防务的问题。至 1949 年 8 月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核装置，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被打破，其保卫西欧、威慑苏联的可信度下降，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又陷入殖民战争，因此英国更迫切希望有条件地在北约组织框架内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这与美国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无论英国还是欧洲大陆，对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恐惧始终存在，而且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还可以给美国借口，减轻财政负担从而削减驻欧部队。因此英国的策略是：先让联邦德国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继而加入欧洲委员会，最后成为北约成员，逐渐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集团。这样，其他西欧国家可以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之前充分武装起来，一来可以预防联邦德国实力膨胀，二来能使西欧的舆论逐步接受联邦德国融入西方集团。鉴于以上原因，英国政府对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建议无论在时间上还是方式上都是无法接受的。然而，美国的“一揽子计划”也就意味着，美国向欧洲提供足够的军队、加大对欧洲防务的承诺，前提条件是接受联邦德国的武装。因为英美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原则性问题上没有分歧，英国最终勉强同意了美国的计划。

但是，德国的宿敌法国拒不接受美国的安排。早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刚刚成立之初，法国外长舒曼在向国民议会介绍该条约时，就曾斩钉截铁地说：“有人多次对我提出能否同意德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的问题，我认为，无论是眼下还是今后，都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同德国尚无和平条约，它现在无军备，将来也不会有。”舒曼还强调说，“对法国及其盟友来说，让德国以一个足以自卫或足以帮助其他国家进行自卫的国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这是不堪设想的。”^{[19] (p72-73)}在纽约会议上，舒曼依然持此观点，他认为，联邦德国不是北约的缔约国，所以联邦德国不需要对西欧防务作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一样的贡献；如果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那么以后联邦德国的军队可能会不受控制，将再次成为欧洲的威胁。因此，他再次强调不允许重新武装联邦德国。^{[20] (p1194)}但他又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法国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加大对欧洲的防务承诺，缓解法国陷入殖民地战争的困境，另一方面，他又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害怕联邦德国的军事潜力展现出来，继而威胁法国的地位和安全。处于这种进退两难境地中的法国，始终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作出任何决定。随着英国接受美国的主张，美国已对法国的表现失去耐心，为了迫使法国就范，美国在会议最后一天威胁法国，如果法国不同意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美国将取消对法国的军事援助。因此，法国不得不妥协，同意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从纽约三国外长会议公报的内容来看，西方三国决定立即建立一支统一的武装部队，增强西欧的军事力量以保证西欧安全。当然公报中还提到了尽可能吸收联邦德国参加西欧防务，结束对其占领状态，放宽对其管制，使其尽快成为西欧自由国家中的一员。纽约会议后，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上，北约主要国家暂时达成了一致意见。

综上所述，西方国家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及其盟国向西欧进攻的前奏，是转移美国对欧洲问题的注意力，全球冷战有升级为热战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加强西欧的防务力量，有效抵抗苏联进攻，保证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正式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主张，并通

过一系列会议说服北约两个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做出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将其纳入北约的重大决定。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国际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军事较量的必然产物，它使联邦德国得以获得军事力量，拥有与其他西欧国家平等的国际地位。

三、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方案及美国的立场

美国等西方战胜国就是否重新武装联邦德国达成一致意见后，围绕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时间和方式问题，美英法等国又开始了新一轮对抗，从普利文计划的提出到欧洲防务集团方案的出台，再到艾登方案的提出，无不体现着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国家实力之间的博弈。虽然这些方案的提出、磋商和实施的过程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力，但是美国利用经济、外交等手段纵横捭阖，推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得以最终解决。

（一）美国对普利文计划的态度

法国看到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决心，意识到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将不可避免，同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不佳，法国也产生了借德国的防务贡献来弥补西欧防务漏洞的想法。而法国在财政和物资上还需要美国的援助，也使法国不得不服从于美国。但是法国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对大国身份的追求，于是法国想掌握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主动权，决定拿出一套符合自己利益的方案，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

在经过一番策划以后，1950年10月24日法国总理勒内·普利文以发表政府声明的方式宣布了法国对西方防务的计划，变通的接受了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主张。普利文在声明中称，北约各缔约国必须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击任何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以保卫大西洋共同体的安全；对于没有参加大西洋公约的德国，也号召它参加这个必要的安全体系，德国对建立一支西欧防务力量作出它应有的贡献，这才是合乎情理的。^{[21] (p216)}普利文以法国政府的名义建议，为了共同的防务，建立一支与统一的欧洲政治机构相联系的欧洲军。而这一“由欧洲各国的兵员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欧洲军队，只要有可能的话，就应把所有的部队和装备完全融合在一起，集中在欧洲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威之下”。^{[22] (p432-434)}舒曼还给该计划作了注脚：“武装的欧洲”代替“武装的德国”，“把一个国家纳入一个共同的防务机构，该机构由各成员国集体组织和领导，并且在各个阶段对其所有事务行使集体权力，这并不是武装一个国家。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不存在国家的军队，也不存在国家的武器。将要武装起来的是整个欧洲，而不存在一个孤立地进行武装的欧洲国家”。^{[23] (p60)}普利文计划规定，这支欧洲军队应该置于北大西洋公约最高司令部指挥之下，各个参加国的军队应该以最小的军事单位——营编入欧洲军，在建立一支包括联邦德国军事单位在内的欧洲军的同时，也应该建立起一支不包括联邦德国的北约欧洲联合部队，此外参加普利文计划的北约组织欧洲成员国可继续控制它们未参加欧洲军的国家军队，但联邦德国没有这样的权力。由此可见，普利文计划援用了与舒曼计划相同的方法，将超国家原则运用到军事领域，把

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置于欧洲一体化的框架之下，既顺应了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要求，又把联邦德国即将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约束起来，防止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将来对法国构成威胁。除此之外，普利文计划还提出，只有在舒曼计划也就是欧洲煤钢联营计划顺利通过后，才可以对其进行研究。^{[24] (p377-380)}显然，法国想借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来推动它所倡导的欧洲煤钢联营的建立，以期达到从经济上和军事上对联邦德国的双重控制。

对于普利文计划背后法国的动机，美国一目了然。美国方面认为，接受该计划将意味着长期拖延联邦德国参加欧洲的防务。10月25日，艾奇逊在与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的谈话备忘录中指出：“对于普利文计划美国政府尚未形成明确的立场，我仅代表国务院的初步观点。我认为舒曼现在既不会接受美国的立场也不会拒绝，我甚至怀疑，如果我们现在声明接受普利文计划中提到的联邦德国在欧洲军框架内为西欧防务作出贡献的原则，法国可能会拒绝。”英国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法国虽然表示没有故意拖延联邦德国参加欧洲防务，但在舒曼计划签署完成后，有关建立欧洲军的磋商可能会夭折。他催促美国无论如何应该解决美英两国能够立即解决的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25] (p404-405)}美国还认为，法国的建议对于欧洲军当中联邦德国部队的建制单位限制过严，不利于发挥战斗力。美国想建立一支有联邦德国参加的、受北约军事指挥部指挥的一体化部队，而不用等待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军的建立。

为了协调美国和法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的分歧，1950年10月27日法国国防部长莫克和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在北约防务委员会召开之前，举行了一次会谈。莫克在阐释普利文计划时说，法国认为应该尽快任命一位最高司令，并把可以调遣的部队置于其指挥之下。莫克还强调，只有在舒曼计划完成之后，欧洲才可以建立一支包括德国军事单位在内的特殊的试验性军队，法国决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德国师的存在，不允许德国建立国防部和任何类似的机构，因为法国认为，德国将来会在此基础上建立德国自己的武装和总参谋部。根据莫克的说明，法国在最初阶段参加欧洲军的人数是5000人，占整个欧洲军的一半，这样，法国军官就可以将联邦德国的军事单位控制在自己的手里。对此，马歇尔表示，从法国的计划来看，只有在欧洲联合防务体系建立之后，德国才加入欧洲军，这样会无限期推迟有关德国武装的谈判，而且普利文计划将德国永久的置于二流国家的地位，德国的军队长期处于营级单位甚至更低，美国认为德国不会接受这种安排，而且这也将不利于防御力量的发挥。^{[26] (p411-413)}而早在9月30日，北约防务委员会召开时，马歇尔就已强调，美国在不确定北约各缔约国就有关联邦德国对欧洲防务所应做出的贡献达成一致意见之前，美国将不会在北约一体化部队的军事结构和指挥等问题上作出任何明确的承诺。^{[27] (p423)}

马歇尔和莫克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上，阐明了各自国家的立场，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和法国之间存在重大的分歧。但是法国对普利文计划的态度确是强硬的，在1950年10月底举行的北约国防委员会会议上，法国代表始终坚持除了普利文计划，法国不愿意讨论任何其他计划。11月3日，针对北约防务委员会上艾奇逊对莫克僵硬态度的抱怨，普利文表示，同意北约军事委员会和北约常设理事会中的法国代表讨论涉及德国武装部队参与

欧洲防务的法国计划、美国计划或其他任何提案。当美国驻法大使坚持表示在 1950 年底有必要对德国武装问题达成部分具体的协议时，普利文表示他也有相同的期望，如果所有北约成员国就此可以意见一致，那么法国也没有理由拒绝。^{[28] (p433)}

为了打破僵局，实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目标，美国代表、北约执行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斯波福德提出了一个折中计划，即斯波福德计划。该计划是一个临时安排：在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长期框架做出最后的决定之前，美国可以先实施它的欧洲联合防务部队计划，招募和训练联邦德国军队，联邦德国的军队将以军事单位——团为基础编入欧洲联合防务部，以满足法国较小军事单位的要求。同时，法国可进行有关实施普利文计划的谈判，以消除美国和法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上的时间和方式上的分歧。^{[29] (p137)} 杜鲁门总统随即表示，在斯波福德计划被接受之后，他将派艾森豪威尔将军驻扎欧洲，指挥欧洲联合防务部队。1950 年 12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理事会上，美国最终同意增加它在欧洲的防务力量，并公布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任命，这次会议包扎了法美关系在德国参加西方防务问题上留下的创伤，两国政府大大地努力达成较好的谅解。^{[30] (p439)} 但是，联邦德国却认为斯波福德计划对它限制太严，没有给它平等的待遇。在 1951 年 1 月至 4 月的波恩会谈中，联邦德国拒绝了美国人起草的让联邦德国部队受北约指挥而不建立联邦德国总参谋部和国防军的妥协性斯波福德计划，美国迅速武装联邦德国的希望落空。

为了拟定联邦德国参加西欧防务建设的具体实施办法，盟国驻德军方代表和副高级专员与联邦德国代表于 1951 年 1 月至 6 月在彼得斯贝格举行会谈，在会议上，联邦德国代表阐述了他们关于重新武装的设想，并且还提出了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前提条件，例如联邦德国军队必须拥有和盟国军队同等的权利，盟国必须向联邦德国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等。在盟国高级专员同联邦德国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之后，会议形成了一份报告，从报告中可以看出，盟国虽然对联邦德国的军备尤其是军工生产和军事指挥机关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它所规定的联邦德国军队的编制和人数，都大大超出了普利文计划和斯波福德计划所规定的水平。法国政府拒绝接受该谈判结果，会谈宣告失败。

为了解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和建立欧洲军及协调法德矛盾等问题，在彼得斯贝格会谈开始半个月左右，在法国的倡议下，法国、联邦德国等国于 1951 年 2 月 15 日在巴黎举行讨论建立欧洲军的会议。起初，法国和联邦德国在联邦德国加入派遣部队的数量和联邦德国军事单位的基本规模等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巴黎会议一片消沉。但后来由于苏联在同时期举行的巴黎四国外长代表会议上对德国统一问题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建议，法国放弃了和苏联达成对德协议的想法转而认真对待解决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7 月 24 日，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中期报告，其中提出了一个将北约欧洲各国的军事武装力量置于一个超国家组织管辖下的方案。

随着彼得斯贝格会谈的失败和巴黎谈判的进展，美国对普利文计划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开始拥护欧洲军方案。美国提出自己的一揽子计划和坚持斯波福德计划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迅速武装联邦德国，加强西欧的防务力量，但是 1951 年以后的远东形势表

明，朝鲜战争蔓延的可能性不大，东西方在欧洲军事对抗的压力得以缓解，另外随着艾森豪威尔将军出任北约盟军最高司令官，北约组织得到了重组。在斯波福德计划无法继续推行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对正在巴黎谈判的欧洲防务集团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

美国政府这一态度的转变应从布鲁斯长电说起。时任美国驻法大使的戴维·布鲁斯在发往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以德国人所设计的彼得斯贝格路线为基础重新武装德国，将会使德国拥有国家军队，而美国为了平息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反对意见，势必要作出在欧洲大陆保持大量驻军的承诺，从长远来看，这将会威胁到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布鲁斯长电在美国政府引发了激烈争论，反对者认为这将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构成新的障碍。^{[31] (p824-826)}而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布鲁斯的复电中表示，让德国独立于欧洲防务力量框架之外作出防务贡献不仅严重背离美国的预期目标，而且还阻碍欧洲防务力量的建立及美国参加北大西洋防务计划的实施。艾奇逊还表示美国长远利益的实现，不仅有赖于欧洲军的发展还有赖于就大西洋防御计划和其他国家永久联合政策的实现。将欧洲一体化和维持欧洲均势作为处理德国问题的办法是危险的，应该予以制止。^{[32] (p835-836)}再看另一个关键人物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普利文计划出台之后，他反对建立欧洲军并认为该计划会分裂欧洲，但1951年6月底，艾森豪威尔将军与法国国防部长莫内进行了一次长谈后，他认识到，解决德国重新武装问题的关键是实现法德和解，仓促建立几个德国师会引起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的宿仇旧恨。他完全同意莫内提出的通过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来解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方案。至此，美国政府认识到，欧洲防务集团可以为保证欧洲更加紧密的防务合作、建立自立的大陆军事组织提供框架，而且通过一体化的途径实现法德和解也将为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问题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最终使联邦德国完全融入到西方世界。^{[33] (p141)}

美国政府态度的转变促使其决定支持法国的欧洲军计划，而联邦德国也意识到只要法国反对，它就无法赢得和平和主权，接受欧洲军计划进而实现自己的目标，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至此，大西洋两岸都认为，建立欧洲军是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唯一途径。

（二）美国对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推动

西方三国从1951年春天开始和联邦德国就调整关系问题进行磋商，9月的三国外长华盛顿会议上，美、英、法三国决定与联邦德国缔结和平协定以取代占领法规。西方三国高级专员并于当月提出了条约草案。阿登纳认为，条约草案中关键性的内容都没有保持盟国曾宣布过的平等原则，盟国权力保留过大，联邦德国政府是不会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的。

^{[34] (p544-545)}根据当时参加谈判的联邦德国外交官威廉·格雷韦的回忆，这个草案的基本思想是三大国企图在原则上保留1945年所接管的最高权力，而联邦德国代表团的工作就是争取拔掉盟国草案中的一些毒牙，使之接近德国的设想，联邦德国为此而为每个条文进行了激烈的斗争。^{[35] (p126-127)}经过激烈的谈判，联邦德国取得了三国在一百余项上的让步，当然，联邦德国也知道自己想要取得真正的平等权利和地位，需要循序渐进，并且在有些问题上，它还需要保持三大国的权利，做一些妥协是有必要的。

1952年5月26日，美、英、法三大国与联邦德国签订了《波恩条约》，结束了三国对联邦德国的占领状态，恢复了联邦德国的主权。翌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署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条约规定，建立一个超国家性质的欧洲防务集团，由各成员国提供军队组成欧洲军，三年内达成40个师的规模，其中法国提供14个师，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分别提供12个师、11个师，其余三国提供3个师。所有成员国军队除特殊规定的需要例如维持海外领地之外，一律纳入欧洲军，不得征召和维持独立的国家部队。整个欧洲军隶属北约，由北约最高司令统率，此外，联邦德国还保证不生产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是与波恩条约相联系的，后者必须在前者批准生效后才能生效，即联邦德国只有加入欧洲防务集团，对西方的防务承担义务，才能重获主权和平等地位。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对法国的安全作了保证，承诺在欧洲大陆驻扎足够数量的军队。

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字后，需要各缔约国批准方可生效，但是条约的批准在法国却面临最大的障碍。法国原本的想法是允许联邦德国的派遣部队以营级编制加入欧洲防务集团，但随着1952年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西欧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法国在谈判中不得不再让步，最后法国同意联邦德国部队以师级单位编入欧洲军以及恢复联邦德国主权。“这固然是联邦德国外交的胜利，也符合美国把联邦德国纳入西欧、增强大西洋联盟整体实力的政策，但同时也加深了法国对德国的恐惧和忧虑。”^{[36] (p183)}而作为欧洲又一大国的英国，表示不参加欧洲防务集团，但它又不甘心被排除在外，便同六国签订了《联合协定》，并根据协定参加欧洲防务集团会议，参与讨论各项决策，同时将它驻军中的一个装甲师并入欧洲军。英国这种集团外支持集团的政策并不能打消法国的疑虑，相反却成为法国迟迟不肯批准条约的另一个原因。英国作为平衡联邦德国力量的砝码，它没有参加欧洲军，只凭法国和其他欧洲的小国，难以与德国抗衡，不能真正担负起欧洲防务的重任。此外，1952年5月朝鲜战场上局势的变化使法国感到共产主义苏联进攻西欧的迹象日渐模糊，法国的不安全感减弱，因此法国在大西洋框架内建立一支欧洲军的愿望就不那么强烈了。

美国政府原本以为各缔约国会在几个月内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但看到法国政府迟疑的态度后，美国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1952年5月21日，美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布来特在给国务卿艾奇逊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到当时欧洲的政治状况，他认为美国国会削减对欧援助加剧了欧洲经济困境，从而影响了防务共同体的建立，美国应该更迅速地对欧洲政治变化作出反应，而不应让欧洲国家怀疑美国的影响力。他还明确指出，美国未来几个月对欧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努力使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得到批准。

^{[37] (p299)}1952年6月20日，美国驻法大使邓恩在发给国务院的电报中分析了当前法国的形势，并对美国应如何推动法国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该建议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应避免使法国感到美国在欧洲防务集团中更支持德国，从而加深其恐惧心理。但同时也必须让法国认识到德国对西欧防务作出贡献至关重要，如果不能通过欧洲防务集团实现，美国必定会采取其他方式。（2）美国应警惕法苏和解。（3）美国必须让法

国认识到利用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向美国讨价还价是不可行的。^{[38] (p688-689)} 邓恩的这些建议获得了国务院的赞同。9月6日国务卿艾奇逊在给美国驻法大使邓恩的指示中说,当前最重要的是用一切可行的但不能落人以美国迫使法国接受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口实的方法,使法国政府相信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是法国政策的实现。此外,美国希望法国能意识到,虽然美国全心全意的支持它所提出来的欧洲防务共同体计划和舒曼计划,但如果法国无限期拖延或使其失败,美国只好考虑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许这些方案对法国来说可能更不合心意甚至无法接受。^{[39] (p691-692)}

1953年2月11日,法国政府提出对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附加议定书,企图在欧洲军当中保持法国较大的独立性。对此,美国十分担忧。1953年2月18日,国务卿杜勒斯致电驻法大使称,如果欧洲防务集团的其他国家不知道法国的全部要求,它们将不愿意就法国提出的附加议定书进行磋商,法国的立场会严重影响其他国家国会对条约的批准,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批准可能会再次拖延。^{[40] (p735)} 此外,他还向邓恩传达了美国政府的立场,首先法国提出的所有的变化都应该在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框架里进行,以保证北约理事会的行动方向。其次,议定书应该适用于欧洲防务共同体范围内的各个国家,而不是只适用于法国。再次,应该避免对联邦德国的不必要歧视,因为法国议定书里歧视联邦德国的条款会对联邦德国批准该条约产生影响,从而会严重损害各国对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所做的努力。^{[41] (p735-736)} 美国政府提议法国的一些要求可以在欧洲防务共同体临时委员会中协商。1953年3月6日,国务卿指示驻法大使,采取以下行动:限制关于议定书的谈判时间;敦促除法国之外的其他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签署国坚持声明不会考虑磋商该议定书。^{[42] (p755-756)} 在美国的努力推动下,3月25日法国和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其他缔约国在罗马就议定书问题达成妥协。各缔约国同意议定书不是补充性的而是解释性的,所以不需要各国议会批准。这样就可以省去缔约国重新讨论批准修改后的条约的繁杂程序,防止出现美国担心的拖延问题,从而缩短了条约的批准时间。

其实,针对法国不肯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问题,美国早有解决预案。1952年12月3日,国务院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利昂·富勒起草了一份题为“一旦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和德国专约失败,美国应采取何种政策”的文件。在文件中,富勒提到法国和联邦德国仍然是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关键,条约能否在两国内取得成功,取决于阿登纳和比内克服国内强大反对势力的能力。此外,他还提出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替代方案,包括联邦德国直接加入北约;美国从欧洲撤退实行外围战略,只守住从挪威经不列颠群岛到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一线。^{[43] (p694)} 尽管如此,富勒仍然提出了敦促法国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建议,如扩大对欧洲大陆的承诺、努力加强英国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紧密联系等对法国具有诱惑性的内容。但法国并不为之所动。

除了以上具有要挟性的内容之外,美国还向法国施压,以催促法国早日批准。在1953年12月举行的北约理事会会议上,杜勒斯强调,如果欧洲防务集团无法建立,法德之间仍将彼此仇视,欧洲大陆的和平安宁便无法保证,而这将迫使美国痛苦的重新评价其基本的

对外政策。^{[44] (p463)}但是事与愿违，法国本来就认为欧洲防务集团是美国为了使联邦德国获得重新武装强加给法国的，它威胁了法国的安全，损害了法国的利益，杜勒斯发表了“痛苦的重新评价”的宣言后，法国更是认为这是对法国赤裸裸的威胁，美国强迫法国的意图昭然若揭。美国迅速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愿望再次破灭。

面对这一新的形势，美国 and 英国日益感到不安。1954年6月28日，艾森豪威尔总统与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华盛顿的会谈中，一致同意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同等的伙伴关系参加西方国家共同体，使它能对自由世界的防务作出应有的贡献；而如果这个条约再迟迟不获批准，那必将损害大西洋国家的团结。^{[45] (p192)}为了进一步向法国施压，1954年7月4日，美国政府宣布如果法国不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美国 and 英国将会设立特别研究小组，探讨德国主权恢复问题。迫于美国的压力，法国政府在1954年8月30日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提交国民议会批准，结果法国国民议会以319票反对、264票赞成、2票弃权否决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计划破产。

法国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给美国带来很大的冲击，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对美国多年来倾注的心血付诸东流十分恼火。杜勒斯在法国国民议会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的第二天便发表声明，威胁说美国现在必须重新评估它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它与欧洲的关系。^{[46] (p1120-1122)}但这并没有丝毫动摇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决心，相反，该条约的失败促使美国 and 英国积极寻找替代方案，为最终能以北约方式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创造了条件。

（三）美国对艾登方案的支持

欧洲防务集团计划失败后，英国十分担心美国会退出西欧而采取边缘防御战略，这样苏联会趁虚而入，利用西欧的软弱增强自己的力量。而联邦德国政府会抵抗不住苏联的诱惑，中立主义倾向增强或直接倒向苏联。鉴于欧洲防务集团计划失败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英国积极寻求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替代方案。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认为克服危机的最佳解决途径是北约解决办法，即让联邦德国以平等的身份直接加入北约，但是采用这个办法前必须首先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这是其他西欧国家能够接受北约解决办法的前提条件。据此艾登提出了他的设想，其主要内容为：在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前，首先扩大布鲁塞尔条约，让联邦德国和意大利加入进来。^{[47] (p153)}这就是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将其纳入北约的艾登方案。它的核心是北约布鲁塞尔条约双重结构，即直接接纳联邦德国同时成为北约和布鲁塞尔条约的正式成员国，以保证在其参加西欧防务时对它进行军事监督。《布鲁塞尔条约》本来是英法等国 1948 年签署的旨在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重新挑起战争的防范性条约，艾登计划将联邦德国和意大利纳入其中，同时将布鲁塞尔条约更改为西欧联盟，以适应新的目标。各缔约国应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形成一个更紧密的联盟，并要承担北约条款中所不存在的

自动互助援助和相互军备监督的义务。艾登的设想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支持，于是艾登建议在伦敦召开欧洲防务共同体六国和美英参加的八国会议，共商相关事宜。

为使各方接受他的计划，随后，艾登对布鲁塞尔、波恩、罗马和巴黎进行了旋风式的访问。艾登的计划受到联邦德国和低地国家的欢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却不同意联邦德国加入北约，而只同意其加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法国设想建立一个包括英国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六国成员国的小集团，将联邦德国纳入其中，但不会加入北约大框架中。为了探明联邦德国对艾登计划的态度，同时也为了向法国施压，1954年9月16日和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绕过法国巴黎访问波恩和伦敦。从后来的谈话报告中可以看出阿登纳表示欢迎艾登计划并希望布鲁塞尔条约的解决方式不会妨碍未来德国的统一。会谈的最后，阿登纳告诉国务卿，如果美国不参加九国伦敦会议，联邦德国也不会出席。^{[48] (p1212-1213)}在伦敦，艾登指出，他在访问巴黎时曾提醒法国总统孟戴斯·弗朗斯所有西欧国家都希望联邦德国加入北约，如果法国一意孤行，将陷入孤立。最后双方达成了共同备忘录，但为了获得法国公众和国会的支持，孟戴斯·弗朗斯依然强调加强布鲁塞尔条约的作用，对此，艾登表示可以理解。在后来的会谈中，艾登强调美国的支持是计划成功的关键，希望美国尽快做出明确的承诺。

那么，美国的态度又如何呢？1954年9月14日国务卿杜勒斯致电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杜勒斯表示，应尽快恢复联邦德国的全部主权，因联邦德国重新武装而强加给它的任何秘密限制或条件都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当然联邦德国自愿接受的除外。在这一点上艾登没有什么异议，杜勒斯的建议是想让联邦德国能平等的加入北约。杜勒斯的第二个建议是，他认为西欧的长治久安在于建立一个包括法国和联邦德国在内各国政府联合起来的超国家机构，他一直认为，超国家性质是欧洲防务集团最重要的方面，所以 he 希望在寻求联邦德国恢复主权，以及恢复其参加西欧防务体系的权利时，应该考虑这一目标。然而，就艾登计划来说，布鲁塞尔条约是一种传统类型的条约，杜勒斯从中看不到任何超国家的特征，他认为这仅仅是给北大西洋公约增加成员国而没有增添新内容。杜勒斯向艾登提议：“如果您能把超国家的特征加进去，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欧洲防务集团的真正替代者，我会对这个想法大感兴趣。”^{[49] (p1192-1193)}当17日杜勒斯访问伦敦与艾登见面时，杜勒斯称艾登计划以北大西洋公约推进西欧防务的增强，而把对联邦德国的限制留给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来实施，这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另一方面，他也因为对西欧一体化前途的担忧而对艾登不满。杜勒斯告诉艾登，西欧一体化对美国国会和人民有强大的吸引力，因此，法国否决欧洲防务集团计划使美国人感到震惊，这势必产生严重的后果，即美国会退回到传统的孤立主义中去，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杜勒斯希望至少在大陆，要使紧密的一体化的思想继续保持活力。^{[50] (p154)}这虽然很让艾登失望，但是双方还是于20日达成了一致，决定采取措施推动欧洲一体化并且通过扩大的布鲁塞尔条约重新武装联邦德国。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积极考虑欧洲防务共同体危机的解决办法。艾森豪威尔总统曾承诺当美国的想法更加清晰时，他会及时通知英国。但美国政府内部却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分

歧。国务卿杜勒斯坚持使用“痛苦的重新评价”这种高压政策，但是其他政府官员不支持使用这种方法。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 1954 年的第 187 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表示，利用美国退出欧洲的威胁促使相关国家批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是不起作用的。他还强调，美国派驻欧洲的军队不单单是为了保卫盟国，还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所必需的。在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后，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利用杜勒斯在远东休假的机会，筹备了一份关于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后美国对欧政策的详细计划。政策设计司表示，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决不应该减少美国对欧洲防务的兴趣，也不需要美国改变战略及撤出欧洲。这是因为它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美国通过欧洲联合加强欧洲防务力量的目标是错误的或是应该放弃的，而是意味着美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策略中可能存在的错误。政策设计司分析了欧洲防务共同体失败的原因，它认为这在于在最后关头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认识到，在军事方面美国人迫使它们接受其不成熟的联邦化，而这其中还包含德国可能在欧洲联合中占据优势的隐患。^{[51] (p1170)}因此，政策设计司建议，“我们应该将欧洲联合的主导权归还欧洲，因为只有从欧洲内部发展起来并且在欧洲人的脑海里逐渐成熟的联合计划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52] (p1176)}对于否决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法国，美国表示，“我们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走出困境。防务共同体的失败已经让法国尝到孤立的滋味，它的欧洲盟国包括我们都不顾它的立场推进欧洲联合。我们应该迫使法国面对现实，重新评估它的立场和政策。”美国政府特别强调，美国将继续尊重法国合理的要求，但是必须明确表示，如果法国无理阻碍西欧防务，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将越过它作出必要的决定。

美国虽然对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失败很失望，也对艾登方案不太热心，然而当务之急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问题。然而杜勒斯向艾登承认，他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因此，美国只能接受英国的计划。1954 年 9 月 16 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美国当前对欧政策的文件，即 NSC5433 号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应继续努力达到其对欧政策的主要目标，首先应该通过加强北约的防务力量来遏制苏联，其次要通过推动欧洲大陆国家向一体化发展来增强西欧的实力，最后是使联邦德国同西方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要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恢复联邦德国的主权并将其纳入北约，加快其重新武装。报告中指出，当美国不得以对欧洲政策重新评估时，都应以维持美国对苏联攻击的有效防御和保护美国的至关利益为前提。^{[53] (p1205-1209)}由于担心法国再次否决新方案，美国政府放手让欧洲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公开表现出一种威胁退回边缘防御的消极态度，实则从外部提供帮助，希望催促欧洲迅速解决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1954 年 9 月 24 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将 NSC5433/1 号文件确定为处理欧洲防务共同体危机的政策性纲领及美国在伦敦会议上的指导方针。它指出若伦敦会议成功，美国会向欧洲提供之前为欧洲防务共同体所做的那些承诺，若会议失败，美国就必须重新考虑它的对欧安全政策了。该文件基本没有提及边缘防御问题，也没有批评英国对防务共同体的态度，这彻底打消了杜勒斯等人试图恢复防务共同体的想法。^[54]随后，国务卿杜勒斯在同英国驻美大使会谈时，明确表示将支持艾登在欧洲的政治目标，帮助英国促使九国伦敦会议取得成功。

艾登明白美国正在重新评估它的对欧政策，因此无法对即将召开的九国伦敦会议做出更多的承诺，要使他的计划获得成功，英国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而会议成功的关键在于英国应就在欧洲大陆维持驻军做出相应的承诺，这些军队的撤离必须经过西欧联盟大多数成员国的同意。因此，艾登向内阁建议：（1）在欧洲大陆维持现在指派受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指挥的英国有效武装力量，即四个师和一支战术空军部队；（2）不经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大多数成员国的同意不得撤离这些部队，但它们在作出决定时应考虑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观点。^{[55] (p155-156)}艾登表示“这对于联合王国来说，是承担史无前例的义务。但无情的事实摆在面前，要在西欧组织有效防御制度，这对于联合王国的安全来说也是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英国的大力贡献，那就达不到了。承认这一事实，并且承担新的义务，我们就可以成功的把德国人和法国人团结起来，并把美国人留在欧洲。”^{[56] (p69-70)}内阁最后接受了艾登的这一观点。

出于抑制联邦德国的政策传统，法国不愿意接受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北约解决方案，它建议把西欧联盟独立于北约之外，甚至不对联邦德国能否加入北约表明立场。于是，美国 and 英国联合对法国施压，威胁法国在必要的时候它们会单独同联邦德国签订条约，将由它们行使的那部分联邦德国主权交给联邦德国。法国迫于美英的压力，同意了艾登方案。至此，在英国的积极斡旋和英美的共同努力之下，终于促成了九国伦敦会议和不久之后的巴黎会议的召开。

四、《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一）《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及主要内容

1954年9月28日至10月3日，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加拿大在伦敦举行九国外交部长会议，这是一个双重会议，包括布鲁塞尔条约七个成员国外长和美加外长组成的全体会议，三个占领国和联邦德国外长另外举行的研究《波恩条约》和取消《占领法规》问题的四国特别会议。

与讨论《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和《波恩条约》的会议相比，伦敦会议进展要顺利得多。但主要矛盾和分歧仍然在法国和联邦德国之间。法国显然知道自己已经无法阻止艾登方案的实行，但为了维护法国的安全利益，控制联邦德国的军队以及使条约能够获得本国议会的批准，它坚持要把西欧联盟建成一个确定缔约国军队数量和控制武器生产开发的强有力的监督机构。因此它竭力主张禁止联邦德国生产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原子武器、远距离导弹和军用飞机、大吨位军舰，此外，法国还提出建立军备共同体，便于对军备生产进行监督。这些建议遭到与会国的反对，会议陷入僵局。在会议濒于破产之际，阿登纳不惜在没有获得议会党团和内阁的同意下，主动提出放弃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同时也提出放弃生产3000吨以上重型战舰、导弹和战略轰炸机，还同意在西欧联盟内建立军备共同体，对武器装备进行核查，并保证将本国的军队置

于北约的控制之下，愿意在即将举行的巴黎会议上就萨尔问题和法国进行谈判。此外，联邦德国还发表声明，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和布鲁塞尔条约之际，它将不采取同这两个条约的严格防御性质相抵触的任何行动，并特别保证决不以武力来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或改变联邦德国的目前疆界，保证以和平方式解决联邦德国和其他国家可能发生的争端。^{[57] (p255)}与此同时，为了消除法国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恐惧心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如果以布鲁塞尔条约为核心的方案能够使美国看到欧洲国家统一的希望，并且能够使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的合理内核在将要产生的协定中实现，美国将作出如下保证：当对大西洋地区的威胁仍然存在时，美国将继续在欧洲（包括德国在内）维持必要的和适当的部队，以便对这个地区的联合防务尽一份应尽的力量。英国也公开承诺在欧洲大陆驻军，保证在欧洲大陆上驻扎相等于现在拨归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统辖的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并且不得违反布鲁塞尔条约缔约国大多数国家的意愿而予以撤回。^{[58] (p299)}

法国的利益得到照顾后，同意取消建立军备共同体的方案。于是，伦敦会议出现了转机。与会国同意联邦德国建立 12 个师、人数为 50 万的军队，取消联邦德国作出防务贡献和结束占领制度二者之间的关系，规定各国高级专员必须按照《占领法规》的要求，在联邦德国政府的同意下才能行使职权。这就意味着，条约生效之前，占领国的最高权力便已中止。因此，联邦德国代表团一回国就指出：“在伦敦已取得了超过 1952 年结果的巨大进展。”^{[59] (p183)}1954 年 10 月 21 至 23 日，根据伦敦会议达成的原则协议，与会者移师巴黎，举行了一系列会议，签订了 19 份文件，这些文件连同伦敦会议达成的最后决议书一起，被统称为《伦敦-巴黎协定》。其主要内容如下：美、英、法三国结束对联邦德国的占领，联邦德国将以一个完全平等的地位参加扩大的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并将该组织改名为西欧联盟，删去原布鲁塞尔条约中一切有关防止德国重新武装的词句；联邦德国建立一支 50 万人的军队，并归北约组织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指挥；联邦德国不得在其境内制造原子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作为对欧洲安全的保证，英国在欧洲大陆保持 4 个师和一个战术空军联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是联邦德国外交的胜利，阿登纳在评述这一胜利时写道：“我把恢复主权这一天看做是德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10 年前德国崩溃了，而且不再是一个自治的国家，这是我们祖国最黑暗的时刻。取得自由的道路是漫长而艰巨的，我们通过坚忍不拔的努力和清醒的判断政治形势达到了这个目标。”^{[60] (p213)}但是联邦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却反对整个条约，他们认为建立联邦德国防务并将其纳入北约会使德国的分裂固定化，将葬送统一的前景，而且西方三国交给联邦德国的主权受到非常重大的限制，根本谈不上归还主权。因此，他们强烈要求联邦德国暂不参加北约和西欧联盟，直到关于德国统一的新一轮谈判无法取得任何成果为止。但是由于以阿登纳为首的支持者们据理力争，联邦德国最终还是批准了《伦敦-巴黎协定》。该协定的批准在美英等缔约国没有遇到什么阻力，但在法国却再掀波澜。法国国民议会以 280 票对 259 票拒绝批准条约中有关联邦德国重新武装的条款，美国和英国一起向法国施压，他们发表了一篇措辞

强硬的声明：“拒绝批准巴黎协定不会意味着德国的重新武装就不进行了。问题不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要不要重新武装，而是如何重新武装”，声明最后说，“英国是否承担在欧洲大陆上派驻英国部队的义务，取决于各方是否都批准巴黎协定”。^{[61] (p50)}此外，法国政府也对国民议会施加压力，法国外交部长比内强调指出，不管法国是否同意，联邦德国最终都将被重新武装起来，但是如果法国不同意，美国的前沿防御战略会被外围防御战略取而代之，这会使法国处于孤立和危险的境地。1955年3月7日法国国民议会最终以287票对260票批准了《伦敦-巴黎协定》。

1955年5月5日，《伦敦-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得以重新武装，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还能够以一个与英国和法国平等地位的大国重新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随着联邦德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它的重新武装和纳入北约势必会对东西方关系和国际政治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二）《伦敦-巴黎协定》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正当美国紧锣密鼓的推进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并企图将其纳入北约组织时，苏联打出德国重新统一和中立化的旗帜，并提出欧洲集体安全保障的主张。《伦敦-巴黎协定》签署和生效之后，联邦德国入盟北约已不可逆转。联邦德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潜在的军事力量使本来就强大的美国如虎添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这对苏联来说无疑是战略梦魇，为了对付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威胁，苏联同东欧国家建立了以苏联为首的政治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苏联还改变了对奥地利的政策，签订和批准了《奥地利国家条约》并且承认了联邦德国，调整了同战败国之间的关系，迈出了美苏关系缓和的第一步。此外，《伦敦-巴黎协定》的签署对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内部盟国之间的关系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1、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正式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美国、英国和法国就开始制定自己的战后规划，各国都将削弱德国、防止其东山再起做为对德政策的基础，因此各国一致同意肢解德国，并各自制定了肢解德国的方案。二战结束后，在战时反法西斯盟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美英开始执行两个德国的政策。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更是公开宣布要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坚持将联邦德国纳入美国对抗苏联的战略。对此，苏联极其不满，在苏占区针锋相对，与美英抗衡。

面对美国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设想，苏联提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统一，并让统一后的德国实现中立化的主张，因为苏联认为只有组织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和入盟北约，北约才能不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就在1950年9月12日美国、英国、法国三国外长在纽约举行会议，正式提出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之后不久，9月14日，民主德国发表了一份各党派联合声明，要求联邦德国请求占领国同意，在全德举行大选。1951年9月中旬，当西方三国就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开会磋商时，苏联又

一次授意民主德国，让它向联邦德国呼吁，召开东联邦德国代表联合会议，商定在德国举行大选和签订对德和约的问题。

1952年2月当北约原则同意建立欧洲军计划后，苏联感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亲自向西方发出照会。1952年3月10日，苏联向西方发出第一份照会，建议召开四大国会议讨论对德和约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对德和约草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恢复成为统一的国家，终止德国的分裂状态；德国应该保证不以任何形式加入旨在反对任何一个曾以自己的军队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的联盟和军事同盟。但是，西方国家对此反应冷淡，它们不愿意接受德国中立化的主张，就连联邦德国也对此不予理睬，认为苏联这一照会的目的是旨在继续组织欧洲防务共同体和欧洲一体化的建立。随后西方三国给苏联的复照中提出，在全德举行自由选举之前，西方三国反对签订对德和约，照会同时提出要由已成立的联合国德国问题国际委员会负责调查全德是否具备自由选举的条件。4月9日苏联再次向西方发出照会，表示苏联同意举行自由选举，但是反对联合国派出调查委员会，主张成立四国委员会负责调查工作。但是西方三国又一次拒绝了苏联的建议。5月26日和27日《德国条约》和《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分别签字，之后苏联也向西方发出过照会，但照会的内容没有进展，反倒出现了倒退的趋势。在这些照会中苏联指责西方三国拖延时间，指出西方三国同系的单独缔结和约问题进行秘密谈判是粗暴的破坏委托四国草拟对德和约的波茨坦协定，强调联邦德国复仇主义统治集团和北大西洋国家集团目前正在勾结起来。^{[62] (p204)}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希望通过举行新的东西方谈判来缓和东西方关系，而西方也有接触的愿望，于是柏林四国外长会议在1954年召开，会上苏联就德国问题提出了与西方针锋相对的建议，并且还提出了《关于建立欧洲集体安全全欧条约草案》，其中规定所有缔约国应该保证运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使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来共同制止武装侵略，在德国统一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可以成为平等的伙伴。最终柏林四国外长会议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而草草收场。

《伦敦-巴黎协定》签署后，苏联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1954年11月，苏联照会美英法和其他欧洲国家，建议就有关德国统一、自由选举、集体安全体系等问题在莫斯科或巴黎举行全欧会议。苏联试图通过缔结全欧集体安全防务条约，阻止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制约北约的扩张，淡化西方国家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给战后欧洲带来的不良影响。然而苏联的外交照会遭到西方国家的拒绝。对此苏联十分不满，它谴责《伦敦-巴黎协定》违背了关于德国问题的现行国际协议，表示爱好和平的欧洲各国人民迫不得已，将采取保护他们安全的新措施。^{[63] (p302)} 1954年11月29日面对《伦敦-巴黎协定》即将通过的事实，苏联和东欧八国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商讨联邦德国重新武装及加入北约后的欧洲安全形势。它们一致认为，重新武装后的联邦德国进入北约将从根本上破坏欧洲的战略均势，危及欧洲的和平稳定。会议发表的宣言指出，如果西方国家强硬的通过《伦敦-巴黎协定》，那么苏联和东欧国家就不会坐视不管，任凭北约扩张和德国军国主义复活，苏联和东欧国家会像北约一样，建立起自己统一的武装力量和指挥机构，捍卫欧洲的和平与秩序，保卫自身的

安全。1955年1月15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项在世界舆论界中得到广泛响应的声明。^{[64] (p204)} 苏联声明如果《伦敦-巴黎协定》生效，德国的统一将成为不可能，苏联将领导建立欧洲民主国家的集体安全体系。苏联的攻势在联邦德国引起恐慌，但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认为只有在《伦敦-巴黎协定》批准后在可以和苏联进行有成果的谈判，西方国家也没有认真对待苏联的警告。

1955年5月5日，《伦敦-巴黎协定》批准生效，西欧联盟正式形成，联邦德国恢复主权，入盟北约。苏联和东欧国家立即作出强烈反应。苏联宣布废除1942年和1944年分别于英国和法国签订的互助条约，并于同年5月11-14日，与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及民主德国在波兰的首都华沙举行“保障欧洲和平与安全”第二次会议，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成立了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政治军事集团相抗衡的华沙条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主要是由于北约不断扩张以及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日渐增强的政治军事压力，是苏联东欧阵营对西方阵营不断强化其冷战政策的回应。它订立的目标非常明确，直指《北大西洋公约》，正如条约前言中所说，缔约国各方重申由于《巴黎协定》它们在欧洲所有国家参加的基础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以便联合它们的努力来保障欧洲和平。考虑到由于《巴黎协定》的批准而在欧洲形成的局势——西方国家组织了一个有正在重新军国主义化的联邦德国参加的“西欧联盟”这样一个新军事集团，把联邦德国拖入北大西洋集团，这样就有加深新战争的危险，并且对爱好和平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65] (p91)} 条约希望所有的欧洲国家不分社会制度、国家制度都能参加，建立欧洲民主国家的共同安全体系，一起保障欧洲和平。《华沙条约》共11条。其中第三条规定，每逢任何一个缔约国认为产生了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发动武装攻击的威胁时，缔约国各方为了保证联合和维护和平和安全利益将毫不拖延的在它们之间进行磋商；第四条规定，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的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66] (p459-464)} 1955年6月4日，条约正式生效，华沙条约组织正式成立。

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标志着欧洲两大对立的军事政治集团形成，从而使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为基础的冷战体系得以最终确立，欧洲在政治和军事上陷入分裂。华沙条约的建立以及随后欧洲出现的政治分裂局面，使两个德国分别加入彼此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两德分裂既成事实，作为美苏冷战焦点的德国问题逐渐成为过去，围绕德国问题的斗争和西方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矛盾斗争开始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冷战格局的新表现。

2、苏联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军事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除了在罗马尼亚的驻军已于 1958 年撤回外，在东欧其他国家的驻军都得到了加强。就连华约联合武装部队实际上也是由苏联控制的。华约经常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要求成员国派出部队参加，由华约统一指挥、统一训练，实际上完全是由苏联指挥。苏联还以华约联合司令部代表的名义派军事人员长期驻在东欧国家的军队里，参与这些东欧国家军队的各种活动，掌握作战、民防等方面的情报，直接干预这些国家军队的内部事务。除此之外，苏联还帮助东欧国家建立军事学校，并在政治思想教育和作战训练上加强合作，以此来加强对东欧国家的控制。苏联声称，它在东欧国家的驻军是以同这些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为依据的。但是这些条约在签订时都规定苏军的驻留是暂时的，而苏联却长期驻军这些国家。^{[67] (p168-169)}由此可见，华约已成为苏联控制东欧国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华约的签署为苏联从军事上控制东欧国家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据，苏联可以打着华约的旗号将军队派入东欧国家、公开干预东欧国家的内政。

苏共二十大后，波兰局势出现不稳定状态，国内党内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工作逐渐展开。与此同时，1956 年 6 月爆发了波兹南事件，虽然波兰政府采取了和解的政策平息了波兹南事件，但却因为这次事件与苏联产生分歧。7 月波兰召开中央全会，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率代表团坐镇该会议，坚持认为波兹南事件是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因而不同意波共的态度。该会议后波兰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主张革新的力量，苏联对此十分紧张，为控制波兰局势，曾邀请波兰党政要人赴苏联磋商，但遭到了波兰的婉言拒绝。于是苏联决定对波兰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10 月 17 日苏联派军队包围华沙，要求派代表团出席波兰即将举行的波党八中全会，19 日苏联在未受波兰邀请的情况下，赫鲁晓夫率党政界要人抵达华沙，要求波兰贯彻苏联的路线。此时苏军已进入备战状态，赫鲁晓夫命令一个坦克师开往华沙。而波兰领导人对此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赫鲁晓夫也认为找到军事冲突的理由非常容易，但日后想要找到解决结束这种冲突的途径会十分困难。于是，苏联停止了对波兰的制裁，并于是年 11 月与波兰签署了苏波关系平等联合声明。既苏联干涉波兰内政后，又在同年出兵匈牙利，企图控制匈牙利，干涉匈牙利内政。这就是 1956 年波匈事件。波匈事件是苏联加强对东欧国家的军事控制，利用华约的名义公然出兵，干涉盟国内政的开端，此后，苏联在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驱使下，多次武力干涉盟国，与盟国摩擦不断。

1968 年苏联利用华约的名义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一个突出事例。苏共 20 大后，随着波匈事件的爆发，苏南关系的逐渐解冻，东欧国家要求变革图强的力量有所发展，给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68 年 1 月，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4 月颁布了捷共《行动纲领》，纲领提出，要在捷进行试验，给予社会主义发展以新的形式，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西方舆论称之为“布拉格之春”。苏联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脱离了莫斯科道路，一方面对其进行外交和政治干预，一方面利用华约调兵遣将进行军事威胁，软硬兼

施，采取种种手段加以干涉。1968年8月，苏联等华约五国悍然发动进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的压力下，“布拉格之春”夭折了。

3、奥地利恢复国家主权

欧洲政治军事分裂局面的出现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激烈的对阵后，通过建立军事同盟将冷战斗争推向高潮的产物。但这并不排斥在美苏冷战斗争告一段落后，欧洲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某种缓和。战后初期美苏的冷战斗争达到顶点，它们的冷战政策和实践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此在冷战进入相对高潮之后，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开始着力构建冷战格局下的缓和局面。1955年的两次日内瓦会议虽然未能就德国的重新统一、欧洲安全与裁军等问题达成一致，但该会议空前的缓和了两大阵营的紧张关系，加速了欧洲首次缓和局面的到来。在日内瓦会议后的缓和气氛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奥地利问题的解决。

奥地利地处欧洲的中心，同德国一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此战后初期也成为美苏在欧洲争夺的一个焦点。苏联和西方国家围绕奥地利国家的中立化和民主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美、英、法力图把奥地利拉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当中，作为北约同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战斗的前哨阵地，而苏联反对奥地利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要求奥地利实行民主化和中立化，并且主张奥地利问题和德国问题应联系起来解决。战后初期到1949年苏联和西方国家就奥地利问题举行了一些外长会谈，但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1949年柏林危机后，美苏开始调整各自的政策，美国积极筹建北约并企图将联邦德国拉入其中，苏联也加强了对东欧盟国的控制，坚持德国重新统一的政策。在对奥地利政策上，苏联力图把对奥媾和问题与赔偿问题、联邦德国重整军备问题、的里亚斯特问题捆绑在一起，以西方在其它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苏联对奥和约问题上的让步，奥地利成为冷战中的人质。^{[68] (p19)}而美国却想推动奥地利复兴，装备奥地利军队。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对奥媾和成为不可能，到1952年战争进入边打边谈，边谈边打阶段，美苏才开始互相交换照会，但最终还是由于苏联坚持奥地利问题同德国问题不能够分开考虑，于是奥地利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放宽对奥地利的占领制度和同奥地利关系正常化的措施，它认为奥地利作为当事国应当参加缔约谈判。1954年2月奥地利代表参加了柏林外长会议，并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奥地利丝毫没有加入任何军事同盟的想法，对此苏联政府表示欢迎。为了尽快签订对奥和约，苏联政府提出3个月内草拟好奥地利国家条约的最后文本，条约中要增加奥地利承担不加入针对解放它的国家的军事同盟和不准在其领土上设立外国军事基地的义务，此外，苏联代表团还建议，在德国和约缔结之前，四大国可在奥地利暂时保留少量军队，但取消他们的占领军职能。^{[69] (p228)}对于苏联的上述主张，西方国家表示反对。1955年2月8日苏联政府做出了让步，它表示可能在缔结对德和约前从奥地利撤军，但坚决要排除德国再次吞并奥地利的可能性。苏联建议立即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德国问题和奥地利问题，但西方三国未同意苏联的建议。于是，苏联另辟蹊径，

决定直接同奥地利政府进行谈判。1955年2月25日到3月2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同奥地利驻苏大使在莫斯科会晤。莫洛托夫表示，在柏林会议上苏联代表团曾坚持从奥地利撤退外国军队的事须对德和约缔结以后，苏联方面现在提议，不再等待缔结对德和约，四大国即从奥地利撤走它们的军队。但苏联政府重申，奥地利不得加入任何联盟或军事同盟，以及奥地利的领土不得用来建立外国的军事基地。^{[70] (p159-160)}由此可见苏联改变了长期以来坚持的对奥地利政策，放弃了将奥地利问题同德国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一贯立场，而这正是奥地利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主要障碍。苏联之所以改变态度，是因为它看到《伦敦-巴黎协定》签署后，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势在必行不可逆转，再执意把奥地利问题同德国问题捆绑在一起已失去意义。苏联必须采取主动以摆脱孤立局面。^{[71] (p275)}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立场采取怀疑和保留的态度。杜勒斯称他们还没有搞清楚苏联的建议是否有诚意，是否还有未透露的条件。

1955年4月12日至15日，苏联和奥地利在莫斯科举行直接双边谈判，谈判的结果记录在秘密备忘录中，奥地利政府答应声明承诺将永远保持像瑞士那样的中立，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保留外国军事基地。苏联方面则声明它愿意立即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承认关于奥地利中立的声明，并且同意在国家条约生效后，四国军队最迟在1955年12月31日撤出奥地利。此外，莫斯科会谈还解决了有争议的经济问题。苏奥会谈为整个奥地利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苏联的让步使奥地利国家条约的成功签署成为可能。

1955年5月15日，美、英、法、苏四大国同奥地利代表在维也纳签署了有关《重建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国家条约》。条约规定，美、英、法、苏四国承认奥地利恢复主权和独立，成为民主国家；禁止德奥合并和缔结任何同盟，禁止奥地利拥有和制造原子武器；条约生效之日起废止盟国对奥地利的管制；盟国驻奥军队最迟在当年12月31日撤退完毕。条约生效后，奥地利重新获得了自由和独立。

《奥地利国家条约》的签订，结束了四大国对奥地利的占领状态，使奥地利重新恢复主权，并成为永久中立国家。这改变了二战后战胜国与战败国的关系，解决了一个战后遗留的问题，消除了欧洲地区的一个紧张源，有利于缓和欧洲乃至世界的紧张局势。

4、法德实现全面和解与合作

《伦敦-巴黎协定》签署后，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在北约范围内得到解决，西方战胜国围绕德国问题的争论暂时告一段落。法德和解的一大障碍得以清除。法国意识到，既然德国的复兴已经不可避免，与其让德国游离在外重新形成对法国的威胁，不如与其结成联盟，利用联盟对其进行控制。而联邦德国也需要借助联盟寻求政治经济的复兴，最终实现德国统一。基于各自的利益追求，法德之间迅速实现和解。

法德系世仇，民族之间敌对情绪强烈，历史上一直兵戎相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法国等西方战胜国担心德国东山再起，提出限制和削弱德国的政策。然而随着东西方冷战格局的形成，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美国积极建立并扶植联邦德国。法国的对德政策与

新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法国本身力量薄弱，无论是为了增强对抗美苏的地位，还是为了重振大国地位，树立在西欧的领导权，都需要寻找合作者。因此，法国只有在德国问题上向美国靠拢，另寻在德国复兴的前提下防范、制约德国或曰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法德和解和在西欧联合中解决德国问题的思路，遂在法国对德政策中上升到主导地位。^{[72] (p377)}

法德和解进程是从舒曼计划出笼开始的。舒曼计划主张建立一个超国家的煤钢联营机构，管理西欧各国的煤钢工业，从而使法德等国在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建立一种休戚相关的关系，避免法德战争，促使法德和解。该计划一经提出，便受到联邦德国的热烈欢迎。联邦德国统治集团心里很明白，西欧对德国的疑惧没有那么容易消除，联邦德国要想改变形象，减少其在提高政治地位、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阻力，必须同法国和解。因此，联邦德国对舒曼计划给予了高度评价，阿登纳称，这是法国宽宏大量的步骤，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法德关系和整个欧洲的发展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73] (p377-378)}但是刚刚开始的了解进程很快被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问题打断，舒曼计划提出6个星期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加紧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步伐，这个爆炸性问题突然成为影响欧美关系和西欧国家间关系的核心问题。美英法等西方战胜国在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时间和方式上争吵不休，使欧洲煤钢联营黯然失色，而法国也因为对德国重新崛起的恐惧心理滋长，中断了法德和解的进程。

1955年《伦敦-巴黎协定》签署，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在北约框架内得到解决。此外，该协定中对联邦德国的限制使其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地位，加上美英在欧洲驻军的保证，法国对联邦德国的恐惧大大减少了，因此在1956年法国能够果断地作出决定，把萨尔归还联邦德国。至此，阻碍法德和解进程的两大障碍——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和萨尔问题得以清除，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法德关系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两国最终实现了全面和解与合作。1958年戴高乐与阿登纳首次会晤时说的一段话，想必是两国关系发展最好的例证。戴高乐称，对法国来说，在欧洲只有一个可能的伙伴，甚至是理想的伙伴，这就是德国，今天的德国，这是一个历史的奇迹，但未尝不是事实。^{[73] (p508)}

结语

二战初期，美国对德国的政策同英法等西欧国家如出一辙，都是将严惩德国作为其指导思想，为此还制定了严苛的摩根索计划。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和苏联的战时同盟破裂，美苏对抗日益加剧。美国出台了对苏联的遏制战略，防止苏联势力向欧洲扩张，而德国因其所处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成为美苏冷战的焦点，美国开始转变对德政策，放弃对德严惩转而对德进行扶持，并谋求将德国纳入其势力范围。由此可见，对于美国来说，它同德国的关系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小部分，美苏关系才是重中之重，因此，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德政策是服从和服务于对苏的冷战政策的。

冷战爆发后，美国意识到联邦德国对于其对苏防御体系的重要性，开始考虑改变对德非军事化政策，使其重新获得武装，并在防务上进一步与西方结盟，重新武装联邦德国问题浮出水面。正当西方国家酝酿重新武装联邦德国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认为这是苏联进攻西欧的前兆，于是加快了武装联邦德国的步伐。重新武装一个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的国家，在欧洲受到重重阻力，特别是来自法国的反对。它一开始强烈反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但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以及迫于美英的压力，不得不勉强同意。然而法国并不是被动接受，它想掌握主动权用自己的方式实现联邦德国的重新武装。从普利文计划的提出、修改到欧洲防务集团方案的出台，无不体现法国对联邦德国军备的种种限制，但其内容却早已突破了法国设计的框架，转而符合美国要求联邦德国尽快为西欧防务做出贡献的设想。

美国之所以能够迫使法国接受其主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法国自身力量薄弱需要美国援助。二战后法国遭受战争破坏，国力大大削弱，法国的复兴需要美国财政和物资上的援助，同时，法国也意识到自己的状况无法提供美国需要的防务力量，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战争威胁，借德国的防务贡献来弥补西欧防务漏洞会是明智的选择。第二是美国施加的外交压力。一方面美国通过积极拉拢英国或其他欧洲国家来影响法国，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法国政府的外交压力。英国对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态度是主张缓慢进行，先建立联邦警察部队，为西欧接纳联邦德国做准备，然后再将其逐步纳入北约。这与美国迅速武装联邦德国的想法有所出入，但鉴于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加大对北约和欧洲防务力量的承诺，英国最终同意了美国的计划。为了促使法国接受艾登方案，1954年艾登提出愿意与欧洲防务集团合作，并承诺派遣军队参加欧洲军，此外，美国也公开表示痛苦的重新评价对欧政策向法国施压。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法国接受了艾登计划，《伦敦-巴黎协定》得以签署，联邦德国获得重新武装并加入北约。

这对苏联来说无疑是战略梦魇，其实在西方国家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进程中，苏联一直持反对意见，在抵制失败的情况下，苏联提出了以中立换武装的主张，希望武装后的德国不以任何形式加入旨在反对任何一个曾以自己的军队参加对德作战的国家的军事同盟，但西方国家不予理睬。在《伦敦-巴黎协定》批准生效后，苏联和东欧国家立即作出反应，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抗衡，以此为标志，欧洲两大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形成，冷战体系最终确立。

美国在推动协定签署的过程中，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联合英国、安抚法国、说服联邦德国，最终达到了重新武装联邦德国的目的，使联邦德国成为对抗苏联的纵深防御力量。本文对美国如何利用自己的国际权势扩展联盟、制衡地区力量作了案例研究，力图通过对美国推动协定过程的梳理阐述美国的国际政治理念。

参考文献

- [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5,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5.
- [2] 上海国际研究所欧洲研究室研究人员编撰.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和华约[M]. 上海: 上海国际研究所欧洲研究室, 1983.
- [3]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第8卷 (1950-1959)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 [4] 迪安·艾奇逊. 在创世的现场, 我在国务院的岁月[M]. 纽约, 1969年. 转引自陈乐民. 战后西欧国际关系 (1945-1984)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 [5] 周琪、王国明. 战后西欧四大国外交[M].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
- [6]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撰. 国际条约集 (1945-1947) [Z].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 [7] *FRUS*, 1947, General: The United Nations Volume 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 [8] (美) 哈里·杜鲁门著, 李石译.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 (1946-1953)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
- [9]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撰. 国际条约集 (1945-1947) [Z].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9.
- [10] *FRUS*, 1948,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 [11] (美) 哈里·杜鲁门著, 李石译.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 (1946-1953)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
- [12] (英)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 徐先麟等译. 国际事务概览 (1947-1948)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 [13] (美) 哈里·杜鲁门著, 李石译. 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 (1946-1953)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4.
- [14] (德) 康拉德·阿登纳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 阿登纳回忆录 (1945-1953)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15] *FRUS*, 1950, Korea, Volume V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16]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17]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18]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转引自洪邮生. 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 (1945-1960)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19] (法)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 陆伯源等译. 法国对外政策 (1944-1984)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 [20]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21] 方连庆、刘金质等著. 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22] (德) 康拉德·阿登纳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 阿登纳回忆录 (1945-1953)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23] 张锡昌、周剑卿. 战后法国外交史 (1944-1992)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 [24]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25]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26]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27]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28] *FRUS*, 1950, Western Europe Volume III,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
- [29] 洪邮生. 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 (1945-1960)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0] (美) 迪安·艾奇逊著, 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合译. 艾奇逊回忆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 [31] *FRUS*, 1951,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Volume III, Part 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
- [32] *FRUS*, 1951, European Security and the German Question Volume III,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1.
- [33] 洪邮生. 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 (1945-1960)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4] (德) 康拉德·阿登纳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 阿登纳回忆录 (1945-1953)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 [35] (德) 威廉·格雷韦著, 梅兆荣等译. 西德外交风云纪实[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 [36] 刘同舜、姚春龄主编. 战后世界历史长编 1955[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37] *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38]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39]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40]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41]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42]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43]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44]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45](英)科拉尔·贝尔著,云汀等译.国际事务概览 1954[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 [46]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47]洪邮生.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1945-1960)[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48]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49]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50]洪邮生.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1945-1960)[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51]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52]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53]FRUS, 1952-1954, Western European Security Volume V, Part 2,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2-1954.
- [54]陈璐.英国与西德的重新武装——兼论英国的西欧防务联合政策[D].西北师范大学,2007.
- [55]洪邮生.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1945-1960)[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56] (英) 艾登著, 北京编译社译. 艾登回忆录节译本[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 [57]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撰. 国际条约集 (1953-1955) [Z].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 [58] 刘金质. 冷战史 (1945-1991)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59] (德) 威廉·格雷韦著, 梅兆荣等译. 西德外交风云纪实[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
- [60]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第8卷 (1950-1959)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 [61]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著, 陆英等译. 国际事务概览 (1955-1956)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62]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第8卷 (1950-1959)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 [63] 刘金质. 冷战史 (1945-1991)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64] (苏) 安·安·葛罗米柯等著, 韩正文等译. 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 (1945-1980)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65] 齐世荣主编. 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一分册[M]. 北京: 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转引自许海云. 北约简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 [66]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撰. 国际条约集 (1953-1955) [Z].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 [67]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 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北约与华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 [68] 吕雪峰. 苏联对奥地利政策研究 1938-1955[D]. 东北师范大学, 2005.
- [69] (苏) 安·安·葛罗米柯等著, 韩正文等译. 苏联对外政策史下卷 (1945-1980)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70] (英)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等著, 陆英等译. 国际事务概览 (1955-1956)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 [71] 刘金质. 冷战史 (1945-1991) [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 [72] 萧汉森等主编. 德国的分裂、统一与国际关系[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 [73] (德) 康拉德·阿登纳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等译. 阿登纳回忆录 (1945-1953)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6.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刘合波，孙丽丽. 美国的危机管理政策——十月战争与马岛战争的比较研究. 浙江学刊[J]. 2014, (1): 124-130.

致谢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求学生活即将结束，再回首，一切仿佛昨天，历历在目。在曲园度过了本科和研究生的七年时光，从刚成年的懵懂到蜕变后的成熟，曲园教会了我太多，也包容了我太多，有太多的人需要感谢。

我的恩师刘合波老师，整个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题目的选定、资料的搜集到论文的修改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帮助。不仅如此，三年来，刘老师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平易近人的人格魅力对我影响深远，使我终身受益。在此还要感谢郝承敦老师、王昌沛老师、张兆敏老师、黄仁国老师以及邹翔老师在论文开题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另外，感谢同门的师妹们，班级宿舍的朋友们，特别是我的好朋友刘琳，感谢她们带给我的快乐和无私的帮助，让我的研究生生活丰富多彩；最后，感谢我的男朋友赵国涛，感谢他一路陪伴我走过无数的艰难岁月，相伴相依，不离不弃。

再次感谢鼓励帮助过我的老师、同学、家人、朋友们，在此谨致以最深切的谢意与祝福！

